

清代燕者李園史料

明

宣

穎

題



雙摩樓業書第一輯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瞿宣穎題端

張子次溪屬序所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詩代之感舊抒

懷漫成十絕

朝衫脫後寄閒情高下評衡色藝聲自是承平風雅事不同元

老夢東京

東京夢華錄南宋孟元老撰

小唱風沿四百年污泥何碍產青蓮榛苓大有思賢意刪却扶

蘇山木篇

歌童侑觴名爲小唱起於明萬歷間朝士資作清談筆爲韻事是編所輯皆此類也其人皆業伶而名

伶多出其中宣統初奉令禁止是風遂絕自興至廢約四百年詩簡兮傳云賢者仕於伶官山有扶蘇說者謂男悅男之詩

菊榜隨同藥榜開但論門第不論才王郎晚蹇朱郎死風雪天

南獨憶梅

每逢大比之歲例開菊榜猶記最後一榜王惠芳狀元朱幼芬榜眼梅蘭芳名列第七幼芬之榜眼與前

科王琴儂之狀元皆以門第得上選

肯費柔腸賦鳳皇剛公氣性老逾剛斷橋一見魂堪斷欲擬羅

敷陌上桑

潮陽曾剛甫右丞性孤峻晚守西山之節嘗作小風皇賦甚工余喜羅小寶尤愛其演斷橋一劇舊有詩

之記

采蘭歲晚涉寒江旅櫬蕭條劇可傷散盡黃金不歸去名都無

此少年郎

順德辛仿蘇孝廉嗜書畫好交名士嘗眷姚佩蘭鄉資鉅萬癸丑寓大吉巷余時過從談讌甚歡中歲境

稍窘重來都門視佩蘭如舊未幾病死佩蘭貌妍而藝拙演花衫無名

妙手琵琶說采芝舊游似夢舊人非梨園弟子傷頭白一曲當

筵淚濕衣

今歲春間在萬家花園江宅聽唐采芝琵琶憶余壬寅初識采芝距今三十三年同時所識舊人采芝

外惟姜妙香存耳

劉家場景楚生腔十些紅兒是粵妝鶯燕年年換春色尋春忙

煞易龍陽

月宮佈景奇幻觀者駭怪而朱楚生則以腔調及姿

態擅場他之著者若李太虛家之沖末李笠翁之晉蘭二姬至才美而多則數查伊璜家之十些中紅些是粵產家伎

不得於廣場鑿盛七八年其藉聞大都見於易實甫詩花

開易謝月好看花者不能無憾也

海外銜膺博士新有人掃地惜斯文世無歐九伶官絕幾輩滄

江拾細鱗

某君得博士銜有繪花圖以誑者寓意甚巧向時優與倡同賤今則尊敬過師儒矣近時談戲之著較

增於前惟言之無文得一遺十殊令人自槍之感

畫虎添蛇識者譏家鷄野鴛並容之老夫冷眼觀時變落落楊

余守舊規

舊都人喜守舊於劇亦然近則競排新劇以悅俗目惟情節散漫手口生疏佳者殊鮮或就舊劇加無謂

之前後場益覺可厭向所視為外江派今亦不復排拒矣篤守宗派僅小樓叔岩數人耳

瘦公日日溷歌叢小牧看花有祖風張子破荒成菊譜那分越

鳥與胡驄

梅縣楊小牧旅長最善尙小雲即作看花記楊掌生孫也與羅瘦公俱粵人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

枝

甲戌仲冬東莞倫 明題

意有所觸戲續二首

笠翁圓海遂寥寥黃蔣詞工律欠調時俗輕文翻重曲可容擊

岳易鈞韶

審律填詞搬演分三事兼之而善者惟阮圓海李笠翁圓海所作曲有寄託有識諷真不愧作者借用之

不正耳蔣心餘黃韻珊輩工詞而不識律伶工所編諸劇所以詞至於搬演則詞客伶工並謝不敏此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不佳也自白話行學者不能執筆爲文求一心餘韻珊且不可得日言劇學徒擗捨典故而已所見新排之戲絕無精采意味

以言改良革故難矣哉

沫土亡於靡靡音鄭聲何意到青衿果哉非樂墨家論邈矣無

絃陶令琴

故都玩票之風盛行上自王公下至負販趨之若鶩荒政怠事今且染及學子矣美其名曰藝不思藝有

專門何須人人習之耶廢絃誦而謳歌易鬚眉以巾幗可借亦可恥余近年甚厭觀戲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而曲雅也自謂得無絃琴趣然耶否耶

明又題

序

張君次溪輯梨園史料若干種凡乾嘉以來者闡
鞠部之文獻蒐羅甚備至殿以其耳聞目見之
軼同故事纂為表揚採訪之勤茲觀止焉嘗思
清代自中葉以迄至于升平之仰朝士競務新聲
州風之存於下尤烈彼者每據此世為崑亂之用
天然而石數十年流風任韻寔就漸減今日所見
已四絕殊途倘不即中樂記志亡供奉猶在、吋案
集遺同者、簡冊則不將如終樂並新、法曲靡
翁、吋保考、法合、心人、追慕、承、明、典、祀、宗、年、徵、之、慨

邪 或名於世者不若日下品花之福富而松壽
之壽大抵以文人造與字情之作逢場作戲何留
時尔未嘗立意以明此世不更以之任史是猶圓于
常見而不知抉精造在融 固在于用之者之如何看
眼也夫戲劇之興源于巫覡與古之世用在悅神共
必流為俳優漸以媒人漢之角抵諸之石戲方之歌舞
到宋之雜劇而戲或雜陳伎藝或間以唱作極其
淫亵以爲歡樂而體制若未古定造見曲出而戲
劇之規模具以清以素為尚為弋為柳子為瓦彈
皆不過其體格今古同異源流宜為必而遠古且

不端乃去衣宗之新或古曲亦換者于正史樂志及
少類和字記述如崔氏教坊記陸父樂書中略
覘概概相識名色至其人物詳確言之云于宋元
曲學亦復有存者亡者色官商且者莫審其端源
原自若矣按厥所由皆因歷代修撰之士視此道為
末技鄙不屑道學者不譯、者不學遂至今口稱
歌近溯古歌而為所考信乃為此晚近風氣稍開
國人始知一切社會活動皆生表徵文化操弄繪
色亦非僅以娛人者如琵琶羯鼓所以證六代、胡
風雜劇套詞可以索宋元之土俗尤不若以其託體稍

半棄置而不道也白王仁宗元戲曲史出學者承風始
有窮智畢力以探求其究竟者如于清代梁園史科
之衰集已有人先此著鞭而洞窟賅博以此書在編未
一觀他的在書之為藝園津梁固無待言者藝集世之
曠者倘更于考史之休養而古之悲情致難言之微
意則強求述作之旨又相同乎亦殊之傳信故所以願
不吾人者正為豈徒供茶餘酒後之談資已哉民國
二十三年十月願頌剛書于北平淀北寓廬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近二十年來，中國戲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進步。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礎。而最近三五年來，被視爲已軼的劇本和研究的資料，發現尤多。中國戲曲史的寫作，幾有全易面目之概。較之從前，僅能有元曲選、六十種曲、寥寥數書作爲研究之資者，誠不能不說我輩是幸福不淺。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祇知着眼于劇本和劇作家的探討，而完全忽略了舞臺史或演劇史的一面。不知舞臺上的技術的演變和劇本的寫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如果要充分明瞭或欣賞某一作家的劇本，非對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舞臺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們研究希臘悲劇，能不知道那個時代的劇場情形麼？清初勸善金科、蓮花寶筏、昭代簫韶、劍鋒春秋等大

本宮庭戲的演出，是非需要比較進步的舞臺技術不可的。故舞臺方面的種種限制，常支配着各時代的劇本之形式上的變遷。同時，演員們的活動，也常是主宰着戲曲技術的發展。演員是傳播發揚戲曲文學之最有力者。讀劇本者少，而看演戲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員的關係而變，更了聽衆的嗜好與風尚的。賣馬捉放曹四郎探母諸劇的流行，程譚輩是有大力的。惜元明二代的演戲史，未有專書。零星史料見於青樓集及諸家曲話筆記中，正待整理。且時代已遠，亦多模糊影響之處，未能爲我們所深詳。清代二百數十年來的演劇史，却比較的還能使我們明瞭。惟研究資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見者不過燕蘭小譜、京塵雜錄、菊部羣英等寥寥數種耳。張次溪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却一旦將所辛勤搜輯的三十八種罕見

之書全部刊布于世，誠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劇史得之，尙可有左右逢源之樂。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編輯昇平署演劇史料，合之此書，近代劇的演變，始能言矣。抑尙有感者，清禁官吏挾妓，彼輩乃轉其柔情，以向於伶人。史料裏不乏此類變態性慾的描寫與歌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惟對於研究變態心理者，也許也還足以作爲參考之資。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鄭振鐸序

二十三年三月

...

...

...

...

...

...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張子次溪誕膺天衷耽學好古十稔而還造述不可勝紀觥觥乎吾黨之儔文章道義之雄也頃復垂示所纂燕都梨園史料屬爲惶引余維有清侈崇聲色軼於前代降逮咸同戲劇尤盛宮庭以內狎事天子珍祕之聞實導近史于時搢紳大夫文學藝能之士生際昌明心志無所騁一託於徵歌選色爰因好事遂有篇章託體雖卑無乖大雅若明僮錄夢華瑣簿日下看花金臺殘淚諸記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蒼玉世易時移哀來樂往簡帙旣夥放失彌多張子恫焉用勞纂集積時十年得書三十種節衣縮食無吝於購尋暝寫晨鈔靡間乎寒暑是書旣出凡燕都二百年來劇藝之變遷士流之品目風俗隆污興衰之所禪莫不隱然有蛛絲馬跡可尋後有君子將欲網羅前聞探原

究變以譔爲一朝劇史苟舍斯編取資奚自是則張子成功之溥垂效之宏信乎爲從來所未有也自頃言燕都梨園掌故者囂然自鳴多所刊布坊肆所陳觸目皆是揆厥陳義初無足觀不圖張子實獲玄解綜諸家之遺墨成一代之雅聞發憤整理不誣其志合於聖人述而不作之旨殆有所不得已者若徒誇其搜討之美富校訂之謹嚴此不足以知張子而亦未可以讀斯編者也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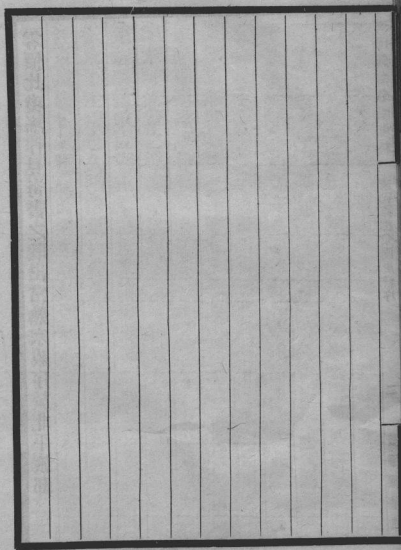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吳江黃復譔於宣南行館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宜春院裏攷掌故於梨園德壽宮中譜新聲於菊部李仙鶴開
元朝士戲擅參軍趙德麟天水名流詞歌商調際鏡清砥平之
世四海臚歡入金迷紙醉之場萬花獻媚不有記載曷廣流傳
是以烟花記標題南部六朝猶有風流夢華錄追述東京三瓦
亦爛伎藝詞流跌蕩平章粉墨之林光景徘徊裝點昇平之象
此皆藝林之佳話抑亦樂志之珍聞若夫都門紀勝追思極盛
之年宮禁清娛緬想幾餘之暇郎官罷值最愛看花親貴滿朝
都呼協律唱慣涓城之曲未老何堪聞來棧道之鈴猶宣幡綽
滿城歌管如醉江山好編側帽之餘談合譜群芳之小集然而
春明坊巷非復從前北極朝廷終難不改歌場變換競聞雜奏
之箏琶法曲凋零尙有留遺之衣鉢雖伶工老去盛名猶話嘉

榮矧院本常新曲藻曾編元美則有便佳繆中名士蓮花盃裏
詩人搜集叢殘導揚藝術蔡中郎入洛陽書肆祇窺談助之篇
劉更生然天祿青藜未見校讎之本於是親編韻譜沈隱侯斂
手不遑罷輯唐文姚寶之累年未竟所幸天家供奉藏書猶在
人間日下見聞孤本未淪灰劫倘擬汴京遺俗中有淘真敢噍
溫郡新謳盛行雜劇珍抵相如之完璧聚如安石之碎金藝文
志應補輯歌謠伶官傳亦攸關文獻次溪張子追懷師友雅好
詞章守先輩之遺書熟舊都之故事吉光片羽皆風懷瀟灑之
遺選舞徵歌固朝市興衰所繫擬將全錄公諸世人爰以弁言
徵及下走僕也久陪汝社自愛微吟重到燕都久疎顧曲偶展
江東遺墨盪氣迴腸時看塞北烽烟驚心動魄有鬱伊而誰語
輒寥寂而寡歡聊借妍詞藉乾餘墨緣深文字毋傷故友之先

零價比瓊瑤佇見奇書之晚出常熟宗威序於北平旅邸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次溪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既成持以示余乃曰吾辱與子交久茲編將授刊子必有微言深愜可以序吾書者盍爲吾一長言之余曰君爲是書用力勤而成功溥序之者亦既揚權無餘義矣裕孚禱昧夙未習故都梨園掌故即率爾奮筆亦未見釐然有當無已則述吾兩人年來遇合聚散之迹以復於君其可乎始歲戊辰寧武南公佩蘭受任天津特別市市長余猥被徵辟總持機要君適于役津門因獲相見傾蓋若素同岑聿孚觀其操履侃然有歷落崎嶇之色而又敦行孝弟能急人之急視友朋如性命殆古所謂君子人也越二年余以母老歸養道經舊都君見過逆旅促膝深宵無離別可憐語獨訝其辭官之速若重有慨惜者余因言先公昔任山西陽城典史殉拳匪之難

不孝賴吾母張太夫人撫教成人往者歷宰神池和順臨汾安
邑諸縣皆迎養吾母於官舍今母年八十憚於遠行每一念至
怵然心動雖美官重祿匪我思存矣尋吾母棄養君以書來反
復千百言慰藉良厚癸酉五月奉簡命策士綏遠事竣復經故
都府主南公方謀刊申叔遺書邀留爲助君介余識倫君哲如
從錄申叔遺箸如千種始獲具基礎自是蒐討斟酌訂靡不與共
所以襄贊之者至勤且鉅其時君方搜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所采至數十種將勒爲叢書以存一朝掌故意其卷帙繁富成
書或尙有待乃未幾而君書已先刊行綜菊部之珍聞垂藝苑
之故實不脛而走譽重一時此其蹈厲奮發兼程并赴固將追
古人於百世之上而與爲揖讓豈僅世其家聲藏諸名山而已
哉世運而往廻翔頓挫犬馬之齒五十有三與君交臂至於盟

心凡所相期蘄嚮不二蓼蟲桂蠹爾我自知幸術業之無殊悼
文獻之將喪私冀黃馘槁項大命未至儻買數畝之宮長隱宣
南坊畔與君晨夕相共究論文學之指歸狂臚百代之掌故或
且賴君而有以進乎古者固未可知因序斯編輒抒臆君試
覽之知我有深喟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中冬下澣三日桂林鄭裕孚友漁序
於宣南棉花上七巷寓廬之澹志室

序

研究我國的戲劇，可分縱橫兩個方面：前者是把我國戲劇的起源，及其史的發展，作一個系統的研究；後者則就着它的本身組織加以種、的分析 and 說明，並進一步地去謀適當的改革。

現在單就縱的方面來講，我

國有無人們去作此種嘗試呢？
據個人所知道的，關於宋元的階
段，則廿年前已有王國維先生的
宋元戲曲史出矣；至於宋元以前
的戲劇，和宋元以後的戲劇，直
到現在還很少有人理會。尤其是
宋元以後的戲劇，因為距現在的
年代很近，所以和現在的戲劇，

更有一種直接血統上的關係。我們要想了解現代的戲劇，非處處回溯到此種關係不可。因此我們最低限度的希望，就是在最近的期限以內，有一部比較滿意的中國近代戲劇史出世才好。

似乎市上也有這樣的書籍流行着吧？最著名的就是青木

正兒的支那近世戲曲史的潘譯本。其它雖也有零碎的幾篇文章，散見於各種雜誌報章者，但其內容却和青木正兒的書差不多，有的甚至是以本書為依據的。但是青木正兒是一個外國人，以外國人而能著成中國的戲曲史，其研究的精神固然值得我們佩服。

然究竟生活懸殊，見聞太狹，不能說明中國戲劇之底蘊。在我們着手研究的時候，固不物借助於鄰邦學者的治學的結果，但如一味地因襲人言，不求探討，則是放棄自己的立場。中國的問題需要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同樣地，中國的戲劇

史還非中國人自己來着手編著
不可！

張次溪先生對於我國戲劇，
素有研究，平日尤注重於戲劇
史料之搜集，最近擬將此種搜
集所得，彙成一冊，題名「清代
燕都梨園史料」，刊行問世。預
料此書出版之後，對於我國學

術界，尤其是研究戲劇史的人們，其貢獻一定很大。假使讀了此書的人們，能因本書，和本書以外的材料的幫助，從速編出一部國產的中國近代戲劇史來，作為研究我國戲劇的指導，也不辜負張先生辛勤搜集的一番苦心了。

程硯秋



三年十一月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次溪先生取數年辛勤所搜集之有關梨園史料三十八種，將要刊行問世，叫我給作一篇序。關於這作序的事，我一方面是愧不敢當，一方面却又義不容辭。愧不敢當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這個人名望學問全都能超過自己，那樣才去找他。我自問我的名望學問，那一樣也比不上次溪先生，因為他在談劇界，是成了名的人物，無論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只要有辦戲曲刊物的，沒有不以得到他的一篇稿子為無上榮耀，而他所以能到這種地步的，又完全是戲劇的學問所致。戲曲是一種文學，又是一種藝術，過去也有數百年的歷史，如果我們想要研究牠，也非得多看書籍不可。但這類書籍，是極少而又極為難得，所以我們第一部工作，就得先去搜輯採訪。次溪因為

看到這一點，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終日用心去作探訪，同時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問溪先生幫他的忙，北平市上各大小書鋪，甚而至於街上所擺列的書攤，無一處沒他們踪跡，也無一處不認識他們，就按這一層說，也足證明他們用力之勤了。凡人作事，只不辭勞瘁，有堅心毅志的幹下去，沒有不成功的。就如編中的燕蘭小譜，在葉德輝先生尋找多少年，僅僅得到一部後來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而次溪問溪竟能購到一部原刻本，上邊並有吳太初氏的圖章，可惜葉德輝死了，他要是活着的話，拿上叫他一閱，想他定有最大的驚歎罷。又如法嬰秘笈一書，在作菊部羣英的時候，已認爲不易得到，菊部羣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嬰秘笈是咸豐四五年作的，相差不過十餘年光景，已竟將該書視同珍物，歎爲難以尋覓，而他

們能於數十年後反可獲得，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上自燕蘭小譜，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輯到三十餘種，可說二百年來的梨園史料，完全都寄存在這裏了。次溪腦筋中既然有爛熟的史料，這總可以算他有戲劇的學識了。實至自然名歸，他所以能在中國談劇界裏占有重要位置的，也並非是僥倖所致。次溪先生既有充實的學識，高大的名望，現下出書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來一篇，這不是問道於愚嗎？我所謂愧不敢當的，便是爲此。但是若按我知這部史料關係方面說，却又義不容辭。所謂關係是什麼呢？就是除了原編輯人外，只有我曾窺過全豹，並且也有我一點心血在內。說這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一向本在保定辦中等學校，近二三年，因受農村經濟破產影響，求學者減少，學校更沒發展希望，於是我毅

然決然的脫離了教育界，來北平別謀出路，到平以後，就住在次溪先生家裏，閒居無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這一部梨園史料，來作解悶之物，隨即看出近來談劇者，雖然不少，但實缺乏有系統的整理，又常到問溪先生家裏閒談，問溪是深於戲曲音樂的人，對於音樂，並也有很好的成績，論他那點造就，在現是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對於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無用武之地，埋沒不傳。此時間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於我，用作談話資料。我因得到這兩方面的啟發，便對於戲曲，也稍有所得，才寫成腔調考原一書。那時我們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討，認爲燕都爲戲曲發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極富，獨昔歎社會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礦產一般，在我國本有極好礦產，但沈埋地下，尙無人加以開採，說起來真是汗顏。

因我們自己棄貨於地，所以外國人便來越俎代庖。日本青木正兒，乃有中國近代戲曲史之作，鄭震君已爲之翻譯刊行於世。在對於我國戲曲沒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認爲不得了的東西，其實要實際考查，裏邊的錯誤不知道有多少。我們想着爲祖國爭點光榮，乃愈努力於搜集史料，以期反駁彼之謬誤。先是次溪從北平研究院中抄出幾個梨園史料的碑文，但只碑面正文，無碑陰刻字。我以爲既立一碑，當然要把立碑人的姓名鑿上，原碑文既缺，我們不妨給牠補上，是後遂開始作訪碑工作。首先是到崇文門外，找春台義園碑記，因找春台義園，借着又發現了安慶義園的兩塊碑。精忠廟的碑記，本來只有一塊，經我們不但把碑陰補上，又多抄寫出兩塊。爾時次溪因公務所迫，無多閒暇，自後此項工作，就

讓我和問溪辦的時候爲多。中如陶然亭一碑，又最費週折。因爲研究院搨片上寫的是右安門內陶然亭，我們在陶然亭裏邊把碑找遍了，也找不到。第二次又從陶然亭底下，經過荒田野塚間，一直找到右安門內，也是蹤跡毫無。第三偕上次溪，我們三人從龍爪槐找到毘盧庵，又找到黑龍潭，仍舊撲了一個空。直到第四次，我和問溪又到陶然亭，才發現南房簷下，新立的那一塊刻着陶然亭三個大字的，就是取雍正十年梨園館碑記，磨去正面而改成的。我們二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將碑陰字刻摹寫出來。此後又繼續到梨園新館松柏庵盆兒胡同天寧寺等處，經過一年多的功夫，方完成了梨園金石文字記一書。我既是與這部史料有這樣一段因緣，目下書要出版，讓我作一篇序，那我又焉能推諉不作。但因時間問題，對於

此書內容的特點，也不能細爲介紹，大略說來，可分三項。第一人的問題，自雍正以來，燕都梨園中的名輩，其姓字十之八九，可以據此考出。第二戲齣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在那一個時期，所盛行的都是什麼戲，及其演進的變化如何。第三年月問題，我們可以確實某一個伶人，是某一個時代的人。這全都是關於作清代戲曲史最重要的地方。我現在是整理昇平署史料的一俟稍能告一段落之後，尙擬與次溪合編清代戲曲史。同時若再爲時間所允許，更擬幫助問溪，把關於戲劇的音樂方面，也加上一番整理工夫，使能歸於科學化，普遍化，這樣自可促中國戲曲使之有發展的希望。更願留心舊劇的收藏家，都要存一種發展戲曲的公心，不要得到一二種參考材料，即嚴密扃鎖，視如珍寶，把改進中國戲曲的責任，大家擔負起來。那

樣才可光明緝熙的一日哩。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芷章敬序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自序

戲劇一道有清一代爲最盛蓋清室來自漠野目所覩者皆殺伐之事耳所聞者皆殺伐之聲一聆夫和平雅唱咏嘆淫佚之音宜乎耽之悅之上以此導下以此應於是江南各地梨園子弟相率入都積二百餘年之歷史其中事蹟固多可稱道者彼時文人學士逢場作戲加以評論作爲詩歌單冊零篇流傳不少如燕蘭小譜等其尤著也其於伶人里居姓字色藝性情略見一斑燕京雜記所謂俾便尋香問玉者一覽間歲一登可擬於縉紳便覽一書亦可以見其價值矣長沙葉丈德輝重刻燕蘭小譜序有云每讀康雍乾嘉諸公遊宴之作想其時朝野無事海內又康士大夫生長太平遭遇唐虞之際即羈旅落拓之士流連風月寄興鶯花亦絕無愁苦之音形之歌詠如安樂山

樵其人不知如何跌宕春明樂而忘死云云則著書者之興致可想見矣惟是類冊子既爲應時而興時日較久即若明日黃花不復有保存之者故欲網羅一代史料而不少缺者殊不易見余少歲隨宦燕京僑居既久視此土不啻第二故鄉凡名勝古蹟人物遺事皆似與我以極親愛之印像故好從事搜集獨此梨園事蹟最多因史料難覓鮮有能致力此者故平時喜向冷攤搜覓凡遇此類書籍發現雖索多金亦不少靳共和十七年革命軍北伐個人環境爲之一變不獲已謀食津門乃以此事屬諸友人方問溪而方君搜集之勤又過於余先後寄贈者凡若干種逮余旋北平退食之暇更于萬冗中肆意甄采迺復以漢陽易丈實甫會稽李先尊客之所述者刺而裒之成哭盦賞菊詩越縵堂菊話諸編益以時賢餽段屢有迓錄歲時繇歷

始克稍稍完備當書之未成也夙知姚丈茫父亦素喜此曾疊函徵求姚丈復書曰戲劇掌故未病時頗有收羅已病五年材料悉已散佚存手下者頗屬寥寥惟屑聞瑣記略可資爲談助俟腰力少健當舉以聞又曰長庚以前伶史多是崑部中人故今梨園前輩僅及長庚而止以前又別爲一段云云惜未久姚丈逝世所藏書聞已易主不然補益吾書當不爲少此書既粗有所成海內嗜古之士咸來索觀余乃謀諸倫丈哲如于是倫丈與各書賈分議梓行累禩之久議終弗定蓋丈所矜護者既深故亟欲厥成以餉當世惜乎諸賈之未喻夫此也展轉至今乃復由倫丈介紹於邃雅齋主人董金榜承允代爲刊布一代掌故由此得以流傳於是乃知物之顯晦亦各有時非人力所能強也此書卷帙繁多余又日冗俗務校讐之責荆人徐肇瑛

助余理之故收入雙肇樓叢書中此固余夫婦刻書校籍之始也共和二十三年八月五日東莞張江裁次溪自序於燕京爛縵胡同之寓廬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辭

東莞張生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詞

天津趙元禮幼梅

禪榻無端愴鬢絲
春明話舊感羈遲
興亡不禁滄桑感
傳到伶官事可知

翠暖珠香說昔年
俊遊如到大羅天
銅駝荆棘須臾事
酒肆歌樓尙儼然

綺思如絲乞乞抽
生花妙筆記從頭
鳳城風月無拘束
但寫歡娛不寫愁

遊宦頻年滯舊京
丹鉛晨夕太勞生
長生殿與春燈謎
恍聽歌筵歎息聲

冷客攤錢買故書
長安花事近何如
海王村畔悲秋客
忍使殘

編鮑蝨魚

雅樂云亡况國風梨園歌舞雜聲容應知世有千秋業不在尋香問玉中

讀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感題一律即呈

次溪姻長兄吟正

無錫楊壽枏荅泉

雙肇樓頭玉茗香梨園風月費評章自從粉墨重開面每聽笙歌總斷腸南部新聲翻白苧東華舊夢付黃梁鶯花五萬過如電老去消磨杜牧狂

次溪仁弟輯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多種匯爲叢刊屬爲題端

江東楊 圻雲史

南府昇平事惘然梨園法曲溯開天何如五季伶官傳一代興亡屬管絃

凝碧池頭說故宮
霓裳散疊有無中
野狐老去龜年死
不問蒼生問樂工

東莞張次溪如棣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辭

魯灘王質生蟬齋

酷愛前人對酒歌
故都何事泣銅駝
周郎一顧誰能誤
子野重逢喚奈何
空記衆仙集霓詠
只將往跡付曇波
夢華瑣簿明僮錄
搜得梨園掌故多

花看長安更幾回
墜歡難拾易心灰
且繙菊部修新史
漫說檀槽少異才
若箇丁年排玉笋
一篇殘夢記金臺
分明閒坐談天寶
酒冷香溫白髮催

平子情多正綺年
一編外史仿情天
引人如入萬花谷
論價莫誇多寶船
那覓伶官王紫稼
爭傳樂府李青蓮
休疑瑣事同鱗

爪翠舞珠飛夢裏緣

小譜曾經借海漚名伶恰好遇名流聽春有客留新詠側帽何
人話舊愁玉笑珠啼千古在丁歌甲舞一囊收畫眉妙握張郎
筆雙肇樓中費校讎

抵鈔十載對燈檠追想承平雅頌聲寶

刻流傳珍乙丑

朱青閣主人片羽集係嘉慶十年乙丑刻本先高祖子瀟公

於是年

入詞館伶官姓氏冠長康畫眉鸚侶蠅頭

勸肇瑛夫人

洗耳蛙鳴鶴夢清

余不聆歌已十餘年

垂老悲秋觴詠倦羨君蒐輯擁書城

奉題

吳漢仁兄所輯清代盛都梨園史料叢書也

甲戌九秋孫雄師鄭

溯府昇年事惘然梨園法曲翻新天
何如五季伶官傳心興亡屬管弦
凝碧池頭說故宮霓裳散疊有無中
野狐老去龜年死不問蒼生向樂工
次溪仁弟近輯清代燕京梨園史料多
種匯為叢刊屬為題端

甲戌中元後三日東楊雲史



葬次漢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詞

神傷無端愴髮然
嘉明話藉感竊逢興
止不禁滄桑感傳列
伶官事可知

翠暖珠香說昔年
後遊如列大羅天
銅駝荆棘編史事
酒肆歌樓面傲然

綺思如絲乞一袖
玉花妙筆記漢頭
鳳城風月名拘束
但寫歡娛不寫愁

遊宦明年涕痛京
丹鉛晨夕太勞生
長

生殿与青燈誦沈聽歌逆款息聲
空客攤錢買以書長安花事近何如海
王村時悲秋客忍使殘編飽蠹魚
雅樂云亡况國風梨園歌舞雜虜客在
知世有千秋業不在尋常問玉中

甲戌七月 方梅趙元禮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總目

東莞張江裁次溪纂

燕蘭小譜五卷

乾隆五十年作

西湖安樂山樵

日下看花記四卷

嘉慶八年作

小鐵箠道人

片羽集一卷

嘉慶十年作

來青閣主人

聽春新詠三卷

嘉慶十五年作

留春閣小史

鶯花小譜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作

半標子

金臺殘淚記三卷

道光八年作

華胥大夫

燕臺鴻爪集一卷

道光十二年作

粟海庵居士

辛壬癸甲錄一卷

道光十一至十四年作

藥珠舊史

長安看花記一卷

道光十七年作

藥珠舊史

丁年玉筍志一卷

道光十七年作

藥珠舊史

夢華瑣簿一卷 道光二十二年作

藥珠舊史

曇波一卷 咸豐二年作

四不頭陀

法嬰秘笈一卷 咸豐五年作

雙影齋生

明僮合錄二卷 同治六年作

餘不鈞徒
殿春生

增補菊部羣英一卷 同治十年作
一名羣芳小集

麋月樓主

評花新譜一卷 同治十一年作

藝蘭生

菊部羣英一卷 同治十二年作

邗江小遊仙客

羣英續集一卷 同治十三年作
一名羣芳小集續集

麋月樓主

宣南雜俎一卷 光緒元年作

藝蘭生

擷華小錄一卷 光緒二年作

沅浦癡漁

燕臺花事錄一卷 光緒二年作

蜀西樵也

鳳城品花記一卷 光緒二年作

香溪漁隱

懷芳記一卷

光緒二年作

蘿摩庵老人

側帽餘譚一卷

光緒四年作

茗溪藝蘭生

菊臺集秀錄一卷

光緒十二年作

佚名

新刊菊臺集秀錄一卷

待考

佚名

瑤臺小錄一卷

光緒十六年作

王韜

情天外史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作

佚名

越縵堂菊話一卷

李慈銘

異伶傳一卷

陳澹然

哭庵賞菊詩一卷

易順鼎

鞠部叢譚一卷

羅瘦公

宣南零夢錄一卷

沈太侔

梨園舊話一卷

倦遊逸叟

梨園軼聞一卷

許九埜

舊劇叢譚一卷

陳彥衡

北京梨園掌故長編一卷

張江裁

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一卷

張江裁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著者事略

余纂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歷八載之久始羅得三十八種而
眞撰者之姓名爵里其有考者祇十四人蓋爾日作家緣一
時風懷所及縱筆爲之遂使香天翠海添出幾許佳話顧每
有評述輒視同遊戲其欲以眞姓字留向人間者幾若星鳳
馴致後世無從稽引是可憾已今旣略有足徵苟不表而出
之恐并此亦將湮沒也東莞張江裁記

西湖安樂山樵

仁和吳長元字太初別署西湖安樂山樵其友余集序其所撰
宸垣識略謂先生客京師十餘載以著述自娛屢爲縉紳先生
讎校祕冊云云蓋長元亦嘗作客燕京者乾隆時所刊燕蘭小
譜一書爲長元所撰當時文家筆記多稱道其事惟汲修主人

嘯亭雜錄有王湘雲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爲之作煙
蘭小譜之語葉丈德輝甲寅歲重刻燕蘭小譜跋語即以之爲
據謂是余集所撰復引孫子瀟太史今昔辭爲證蓋以煙蘭即
燕蘭也抑余集當日亦嘗撰煙蘭小譜與長元之燕蘭小譜同
出一轍亦未可知惟直以煙蘭爲燕蘭殊未免附會耳

華胥大夫

張際亮字亨甫別號華胥大夫建寧人少以異才驚其鄉長老
道光三年癸未先生年二十五歲以撫部舉品學兼優再至鰲
峰肄業桐城姚石甫至福州呈所爲詩文於姚遂定交明年試
拔貢第一乙酉入都朝考報罷而都中言詩者遂無不知之矣
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賓谷齋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
飲同坐皆知名士曾以名輩顯宦縱意談論坐皆諛客亨甫心

薄之曾食瓜子粘鬚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曾慙不懽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真識曾不如其好色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亨甫既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綿邈則其本色癸卯伏病里邸聞姚石甫爲英夷愬被逮欲謀雪之隨入都途中病發十月初九日卒於都門明楊忠愍公椒山故宅

藥珠舊史

梅縣楊懋建字掌生號爾園別署藥珠舊史道光辛卯恩科舉人官國子監學正著有留香小閣詩詞鈔掌生聰明絕世年十七受知阮文達肄業學海堂自天學地學圖書掌故中西算法

歷代音樂皆精工焉癸巳春闈已中會魁總裁文達以其卷字多寫說文違例填榜時撤去其名遂放蕩不羈竟以科場事遣戍晚歸粵東與方夢園方伯子箴善延主陽山講席以此終老辛壬癸甲錄長安看花記丁年玉筍志夢華瑣簿四種蓋其旅燕時作也生前曾刊帝京花樣即摘自此中云

麋月樓主

仁和譚獻字復堂原名廷獻字仲修別署麋月樓主同治舉人官安徽知縣晚歸杭州工詩古文詞著有復堂類藁

沅浦癡漁

余嵩慶字子澂別署沅浦癡漁湖南武陵人光緒丙子進士戶部主事改官河南知縣終湖北知府

清涼舊衲

道州何維樸字詩孫別號清涼舊衲以書畫名何子貞先生孫也

王韜

王韜字紫詮晚號天南邈叟吳人諸生相傳曾上書洪秀全當道欲捕之避地遊法蘭西晚歸上海主報事通經學算法又工詩古文著有韜園文錄詩錄及小說多種

李慈銘

李慈銘初名模字式侯後更今名悉字伯號尊客會稽人生有異才咸豐己未以舉人入資爲郎光緒庚辰成進士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平生治經史皆精尤工詩與駢文有集行世

陳澹然

陳澹然字劍潭桐城人孤寒無恃雅不喜桐城派文自命爲太史公客遊南北廿餘年挾策賣文干諸侯抵卿相喜言經世而盈頭雪刺不名一錢身世極似汪容甫然極厭考據及六朝人文詆翁叔平次則張廣雅故常爲二氏門下士所齟齬喜傳伶人故京師名伶皆乞爲立傳不能無餽遺人頗訾其放利云

易順鼎

易順鼎號寶甫晚號哭盦湖南龍陽人五歲時隨其父笏山先生官齊魯間爲捻匪所掠僧王破匪巢得之問其家世即於王掌上以指畫字書其父姓名官職王大喜之即送歸左文襄夙重之嘗與座客論當世人才或舉笏山先生文襄曰父乃才子則天下才也以乙科入資爲戶部郎初入署堂參尙書潘文勤公問曰那位是易老爺由是名滿都下

羅瘦庵

羅惇懃字棧東又號瘦庵粵之順德人爲南海康先生弟子以副榜納資爲直隸候補道旋調交通部郎中客燕京久以能詩善書晚好聽戲識程硯秋拔之庸衆中資其學藝而硯秋報之亦厚著有瘦庵詩鈔葉遐庵爲刊行外此有鞠部叢譚

沈太侔

沈宗畸字太侔晚號南野浙人寄籍廣東光緒舉人少年才藻冠時以落花詩得名人呼爲沈落花鼎革後寄居都門賣文爲活所著便佳雜鈔多載同光宣三朝掌故珍聞佚事有俾史料

倦遊逸叟

吳燾字子明別署倦遊逸叟行四人稱吳四先生雲南昆明人

幼隨宦壽光肥城諸縣入魯籍以光緒丙子恩科進士簽分兵部生平於文學之外尤喜戲劇一日聆程長庚徐小香合演某劇中爲之動自是悉意研求靡少間官兵部日與孫春山同官同好相與推敲閒則偕往三慶聆程徐演劇如是者三四年故于程徐聲調皆能摹仿云

陳彥衡

陳彥衡蜀人遊燕京久性嗜戲曲尤喜研音樂與伶工譚鑫培交甚篤譚所演劇多陳所糾正復將譚戲之神理著成說譚一書此外又編刊戲選燕臺菊萃二書均已刊行舊劇叢譚乃其絕筆也

燕蘭小譜弁言

燕無蘭傳記燕姑夢蘭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是蘭之氣韻無分乎南北也癸卯中夏王郎湘雲素善墨蘭因寫數枝于摺扇一時同人廣和以誌韻事余逸興未已更徵諸伶之佳者爲燕蘭小譜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計詩百三十八首又雜咏佚事傳聞共五十首先之以畫蘭詩者識原始也繼之以燕蘭譜者美諸伶也終之以雜詠者寓規諷也諸伶之妍媚皆品題于歌館資其色相助我化工或贊美或調笑或即劇傳神或因情致慨其優劣略見于小叙中而詩不沾沾于一律大約風比興三義爲多嗟乎昔人識豔之書如南部煙花錄北里志青泥蓮花記板橋雜紀及趙秋谷之海漚小譜皆女伎而非男優即黃雪葦青樓集所載亦女旦也惟陳同倩優童志見其齊志齋

集中惜名不雅馴爲通人所誚燕蘭譜之作可謂一時創見然非京邑繁華不能如此薈萃太平風景良可思矣後之繼詠者當不乏人余何憚投燕石而引夫宋玉也耶

乾隆乙巳季秋安樂山樵太初自識

燕蘭小譜題詞

西風木葉蕭然搖落之晨烏帽黃塵老矣羈孤之客看堂堂之
去日白髮霜凝聞略略之新聲青樓夢斷於無聊賴之中作有
情痴之語嬉笑怒罵著爲文章鉤動花飛通于梵乘徵聲角伎
偶同竿木以逢場舞榭歌臺都供水天之閒話此安樂山樵燕
蘭小譜之所由作也山樵長湖山郡住癸辛街家世翩翩性情
落落身留燕市不求聞達而來僕是吳儂未識裙裾之樂欲醒
看書之眼頻上查樓聊分問字之金閒親翰部翫遊旣數題品
斯真閱歷恆多長言不足人萃齊晉燕秦蜀演吳楚如遊羣玉
之山技兼琴棋文酒書翰管弦若過五都之市於是抽毫紀麗
騁秘圖妍凡茲載弁之釵媵以有聲之畫閒花野草都歸貯藥
籠中黠鼠淫狐莫遁照妖鏡裏雅花列部協正變于風人正雜

分編配陰陽於易象箇箇香濃語媚卻從塵外觀塵篇篇棒喝

鈴提不向夢中說夢如填花品搜羅適合仙班

葛宏列仙傳仿列女傳之例皆

七十二人今譜中花雅部以訖雜詠所載亦如其數

試數流光歷覽恰周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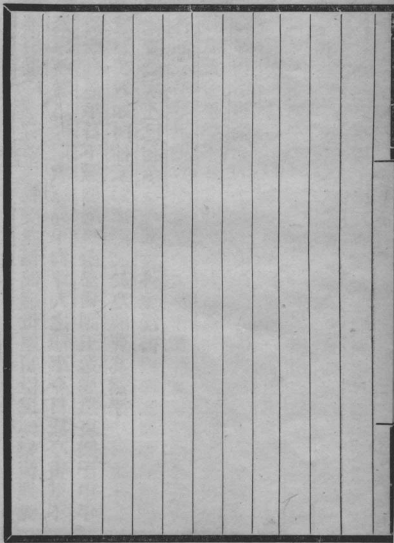
花雅部所載斷自甲

午至今凡

朱竹垞風懷二百韻鬥巧爭妍陳老蓮水滸四十人

窮形盡相可謂筆有生枯意含美刺者矣然而此其略也竊有疑焉黃金臺畔不栽燕姑之花秋草叢中孰採靈均之佩顧斯名而安在寧無說以徵之則有人來紫蓋巷本烏衣稱名而影滿冰輪問字知氣蒸夢澤韶年焯約歌殘楊柳之風雁序俦婷拆破琵琶之字媚香樓上邀龍友之新題水繪園中喜雲郎之乍見而乃舞衫才卸翠墨裁箋檀板初停牙籤讀畫家有右軍之沼水被魚吞手揮左氏之香毫真蕊結枝枝帶露爭沒骨之圖葉葉翻風題滿聚頭之扇此嘉名因之緣起而小譜予以

權輿也嗟乎帝京景物美麗偏饒盛世笙簧臣民溥樂流連光
景原達者之襟期歌咏昇平洵才人之韻事今日旗亭畫壁不
減西崑他年日下徵聞應誇南部倘謂王逸少遣哀樂于中年
誠知我者如曰杜工部咏雨雲於巫峽亶其然乎
乾隆歲次乙巳初冬望日西塍外史漫書



燕蘭小譜例言

一是譜始于癸夏成于乙秋諸伶所在某部據作詩時書之嗣後更易未暇改正至名字籍貫惟著者得其詳悉餘約略而已

一元時院本凡旦色之塗抹科譚取妍者爲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爲正即唐雅樂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

一諸伶敘次惟部首數人略有軒輊此下皆隨意編錄無定見也其殿末一人頗深注意不可漠視孫山

一魏長生開近年風氣序中頗致譏詞然曲藝之佳實超時輩今獨崑腔聲容真切感人欲涕洟是歌壇老斲輪也不與噲等爲伍置諸殿末庶幾齊變于魯爲王劉赤幟

一陳王二劉時稱四美以冠花部允協輿情若白二之歌喉永
亭之態度洵梨園名輩置于次卷之首不忍沒之

一雅且非北人所喜吳時二伶兼習梆子等腔列于部首從時
好也發官爲殿其曲終奏雅歟

一畫蘭詩爲譜之原始雜詠雜感爲譜之餘韻故編于首末

一譜中評品皆得于歌館藉粉飾以供吟詠若不釵而弁恐白
面郎無幾寧有子都耶讀者求之于風鬟霧鬢間庶其似之
矣

燕蘭小譜卷之一

西湖安樂山樵吟

畫蘭詩共五十四首詞共三首

夫蘭國香也畫韻事也湘雲伶中之彼美也美人芳草臭味相同畫意詩情唱酬胥協爰以冠首并附同人

王郎湘雲雖隸樂部頗嗜風雅歌板之餘寄情筆墨嘗寫蘭扇貽少施氏楚楚可愛蘭修爲題詩四章西賓張潤齋和焉索余同詠爲賦四斷句以誌韻事

墨池瀟洒寫同心彩筆拈來勝斷金一片湘雲縈澧水王郎從此播芳音

弱腕能將粉本描聚頭習習逞風標蝦皮韭菜撩情思慙愧烏

盆鄭板橋

某巨公戲題湘雲畫蘭云韭菜蝦皮亂一叢巖初學之花葉相似也鄭板橋自題破盆蘭云早知不入時

人眼打破烏盆更
入山以喻巨公

庾鮑才華不自持媚香入畫更題詩西園公子空蕭索春水無

端皺一池

楊龍友爲妓李貞麗
畫蘭妝閣名媚香樓

自歎幽芳澗谷生出山猶是在山情況迂慣作無根畫淪落天
涯臭味生

題湘雲墨蘭

喜見王郎試筆頻斜風絲雨不勝春若教漸入芝蘭室只恐孤

他海上人

王荆公書如
斜風絲雨

絲綸妙手補天衣燕寢凝香客見稀擲管忽收嬌弟子蘭英新
吐蕙苗肥

友人以王郎蘭扇索題爲書一絕

帙展南田仿倣工不將濃豔染東風亭亭小閣烏皮几間寫湘

蘭一兩叢

少施氏贈湘雲揮南田畫冊湘雲日做蘭竹與菜不事采色

有學畫蘭者僞署湘雲名款索題

縱橫薤韭任披紛強作瀟湘九畹雲寄語牆東君莫妬米顛今

又做羊欣

湘雲仿蘭修如婢學夫人今又假湘雲是薛紹彭之譏米顛爲重儻矣

湘雲畫蘭一載濃淡疏密頗有法度間布拳石亦清雅不

俗署名數字拙而媚友人以畫扇索題爲綴數語識之

嫩葉紛披瘦蕊埋香風散自粉坊街王郎妙腕無人識兩字書

名似折釵

湘雲居南城虎坊橋西粉房琉璃街

歌傳檀板按梁谿羞作南音唱大隄蘭韻已回燕谷暖痴情寧

共楚雲迷

湘雲近習崑曲頗佳

今夏居停移寓果子巷西湘雲繼亦遷至相與爲鄰友人

屢以扇屬余索湘雲畫蘭戲題箴上

豈是燕蘭韻語工王昌今又住牆東先生自有春風筆太極圈

兒萬象融

友人見燕蘭譜疑余爲鍾情湘雲者詎知其未識也

題湘雲蘭扇

風寒翠葉姿偏嫩露浥檀花笑未開好似行雲巫岫女亂頭粗服返陽臺

南鄉子

題湘雲墨蘭

清影古幽芳翠葉披披嫩葢黃堪與江梅同寄傲瀟湘有客行吟祇自傷鄉思意難忘寫入雲箋韻更長欲向燕臺頻結契王昌到處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

隨意鈔錄未識姓名

爲耦堂題湘雲畫蘭

一朵含風態斬新枝枝葉葉淡無垠品題忽憶東坡老曾說春

蘭似美人

似濃如淡不曾勻欲整還斜太逼真卻笑羊欣好書格被人強
說學夫人

九畹湘臯舊結鄰靈根元是此花身自從楚客紉秋佩不共蕪
蕪感棄人

密葢檀花不染塵風來馥郁靜含春離離繞砌看都好渠是烏
衣巷裏人

僕題湘雲墨蘭屢矣風枝露葉數見不鮮今耦堂以畫筵
索句姑以即事題之

風寒翠帶影離披猶是瀟湘雨後姿想得晴窗閒弄墨一雙條
脫拂箋時

登登新起燕泥梁室有圖書研壁光他日從余乞題榜也應喚

作媚香堂

題湘雲蘭扇

爲鄭定齋作

偶從楚豔結幽姿，卻被東風日夜吹。
移向庭前比書帶，清芬還散授經帷。

亂頭粗服看俱好，筆勢翩翩整復斜。
記否一枝曾入夢，國香原屬使君家。

爲蕩塘題蘭扇

韞材堆几畫盈牀，消受爐煙茗椀香。
不到粉坊街上住，那知天壤有王郎。

契比蘭盟與石交，風流真使意都消。
輿臺卻笑閒桃李，不是魂

挑便目招

蕩塘屬湘雲畫蘭自製小印贈之

長相思

題湘雲畫蘭

湘水清湘月明淡淡湘煙靄靄雲中含一段春
花素心人素
心一樣幽姿一樣馨同心應共盟

湘雲墨蘭便面流播歌場筆法娟秀藝林賞之適于韻湖
齋中見太初潤齋兩君題詞更爲王郎生色也未忘結
習隅觸閒情爰題五絕句以誌一時雅勝

題遍旗亭憶往時雙鬢慣唱白雲詞懺除綺業原非易又和東

曹小史詩

張季鷹咏小史詩最
爲綺縠以況潤齋

湘波縹渺正愁予素質盈盈繪不如誰染銀毫摹粉本恍疑九
畹乍移居

雲驪雙肩月墮懷春蘭秋蕙兩相諧烏衣子弟多佳客裙屐翩
翩歛畫齋

畫中緘恨最難拋扇影桃花爲解嘲輸與文孫弄柔翰太初著

作手頻鈔

太初春水無端皺一池韻湖擊節不置文字之契而非偶然

蘭生幽谷閎芳姿不似楊枝與柳枝
倘向雲藍窺姓氏阿儂家世本王攜

太初居士以所題湘雲墨蘭同玩戲成三首

湘烟爲態雨爲神寫出幽叢力未勻
閒向吳興窺墨法風姿詎遜管夫人

往事風流競占名江梅百詠太鍾情
陳髯枉詫雲郎貌弱腕何

曾解寫生

用陳檢討與紫雲事

楚天清露曉來多雲展春山黛色拖
好是江鄉芳澤遠飛飛翠羽水如羅

爲蕩塘書湘雲蘭扇

金臺才子江郎筆賦罷親書幼婦詞
欲向蘭心通雅契先從雲

葉寄相思

猗猗九畹漫含情，愛爾欹斜小署名。想得竹萌兼菜甲，軒窗風

味擅三清。

湘雲近仿南田老人竹菜余謂并寫一幅可稱三清圖矣

題湘雲墨蘭箴子

簾櫳晝清潤，佳客時在傍。柔荑拈弱管，墨瀋流清光。相對愜素心，不言而自芳。出入君懷袖，挹此幽谷香。

戲題王郎畫扇

燕姑夢傳佳兆，羅含宅繪芳叢。綠雨能遮夏日媚，香羣挹春風。

昔人以梔爲綠雨

題湘雲貽蘭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畫蘭

美人携妙蹟，嬌語何諠諠。欲乞漚波筆，贈以梅花菴。軸展媚餘香，瞥見鸞停驂。宛臨瀟湘浦，中有翠雨涵。聞當憩息時，紛披畫

元蠶

兼學畫竹

即如此幅畫妙腕猶能參葉長既婀娜萋芳仍清酣

靈心疑獨秉歌音勝何哉

題湘雲墨蘭

莫言簾幕已秋風春色無端入蕙叢昨夜月明鸚鵡語只疑香影颺堂東

怪底人稱竟體芳聲名端欲勝雲郎從教檀板金樽誤方寸長懷九畹香

爲友人題湘雲蘭扇

綺石黃蕘畫作殊離披清影映屠蘇梨園會有彭郎指挑撥清

圓似此無

彭萬官工琴

仙史丹青擅一時臨摹粉本費尋思高懷羞學長安妓誇誦當

年白傅詩

清平樂

贈湘雲
畫蘭

閒時揮灑葉葉翻書帶松雪丰神差領會一種柔情堪愛
新
牋帖近蘭寮春寒翠影描條添入袁安臥處風光寧減紅蕉

題王湘雲墨蘭

洒落芳姿別有神香風習習研池春依稀露裊烟汀曉影入湘
潭自寫真

有以湘雲蘭扇索題者爲賦長律一首

清雅王郎玉不如齊紈輕拂曉窗虛花因露重檀心掩葉被風
拳翠帶舒芳性可紉君子佩媚香還襲美人裾而今畫史添佳
話小署雙名釵股書

題王郎墨蘭便面

樂部檀郎筆江臯美女花清風時拂袖香夢落誰家

同作

赤日行堪畏涼颼爽欲馨卻疑湘月下解珮見娉婷

題湘雲墨蘭

春風習習灑清輝芳韻嫣然不厭肥恰似晚涼新浴後花前笑

彈蝶綃衣

湘雲寫蘭多作叢
葉花極濃郁有致

友人寫蘭僞署湘雲名款索題賦小詩一絕

茶熟香溫墨未乾畫成漫擬秀堪餐輸他婀娜撩情思露葉風
枝總耐看

題湘雲畫蘭

奩水沈香耐露寒無邊春色上毫端如何南浦雲深處不畫湘
妃竹數竿

應是春寒箭未多紛紛翠影鬱婆娑曲江士女如相見爲問金

錢擲幾何

題湘雲蘭石扇頭

焦墨襴褌亂點苔數莖含蕊倚風開堪嗟湘女淩波襪瓦礫堆

中小舞來

昔人謂名家書摺扇如美女舞于瓦礫堆今湘雲蘭石似之

湘雲蘭扇二絕

三楚精神雅擅名譜中纖影現娉婷更憐數筆嬌含露爭得心
如宋廣平

春雨春風態度多離騷芳意日摩娑笑他贗筆今頻見詎獨當年
襖帖訛

王郎湘雲意態閒遠不與衆伍所畫墨蘭楚楚有致爲製
採蘭曲四首寫其人以題其畫

灼灼韶華子採蘭湘水濱葉長自容與花好相鮮新

采蘭莫采葉葉勁似儂心賈客漫行樂蘭言勝斷金
朝采湘江頭暮采湘江曲湘江風月清愛他鷗鷺宿
行行逢伴侶相逐蘭臯上同伴不同心彼此殊聲響

題湘雲蘭扇

數莖葉春在手君子心美人口

王郎墨蘭漫書二絕

春風偶逗墨池香不許湘蘭舊擅場真箇丹青能養目何須更
借美人光

人乘青翰來雲夢天與靈心寫國香博得孫郎七字句未輸綺

語賦清芳

上二語孫某贈
湘雲聯句也

題湘雲畫蘭

芳佩澧蘭沅芷清姿颯露湘雲桃李漫山都俗國香獨有夫君

燕蘭小譜卷之一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峯樓校刊

燕蘭小譜卷之二

西湖安樂山樵吟

余詠畫蘭詩後豔情綺語觸緒紛來俯仰興懷不能自禁爰
取甲午至今都中旦色之得名者凡若干人或存或亡所聞
所見悉爲題詠各誌數語品評以覘大概而餘子碌碌等之
自檜以下云

自題二絕句

百册新詞緩緩謳等閒罪過屬風流太平英彥多騷雅愧我迂
疏半白頭

南北伶倫妙一時皇州風景繫情思定知傳唱燕蘭句陋彼昌

符婢僕詩

唐李昌符久居長安作婢僕詩五十首皆中有所諱一時盛傳都下

花部一十八人計詩四十六首

陳銀官

宜慶部

字漢碧四川城都人魏長生之徒明豔韶美

短小精緻庚辛間與長生在雙慶部觀者如飽飫醲鮮
得青子含酸頗饒回味一時有出藍之譽嗣後閨妝健
服色色可人其機趣如魚戲水觸處生波儂巧似揉升
木靈幻莫測余見其烤火一劇頓解易象聞吾鄉沈君
作詩十二首賞之恐讀漁洋秋柳詩知其妙而未必能
名也今以銀官爲巨擘惜乎交盡金失苦羞澁者但目
逆而送之耳

逸態翩躑青勝藍多情不作寶兒愁憐他醞藉春風裏弱柳依
依似漢南

嬌小儂翻巧則那詼諧成趣愜心多幾回注目怡情處道好聲

難喚奈何

北人觀劇凡愜意處高
聲叫好此非我輩所能

西州佳麗最堪思怪爾風流擅一時巫字山臨巴字水柳枝人
唱竹枝詞

季子多金誼目連五陵裘馬態翩翩饒伊杜牧風情遠名士由

來值幾錢

慨沈君也

王桂官

萃慶部

名桂山卽湘雲也湖北沔陽州人身材彷彿

銀兒橫波流睇柔媚動人一時聲譽與之相埒余謂銀
兒如芍藥桂兒似海棠其丰韻嫣然常有出於濃豔凝
香之外此中難索解人也爲少施氏所賞贈書畫玩好
千有餘金故矯矯自愛屢欲脫屣塵俗知其契合不在
形骸矣

丰韻嫣然一笑間湘雲冉冉鎖巫山襄王不赴高唐夢莫放春
風作等閒

風俗荆江樂事多春田土鼓唱秧歌何來窄袖青衫女笑眼看

錢賣饌饌

演賣饌饌一餉甚佳

身小纏綿似李娃媚香葉葉向人誇如何九畹湘蘭秀不解藏嬌是二麻

湯說纖腰舞翠盤眠人嬌態步蹒跚欠伸圖好從兒學一種春

情有兩般

少施所藏欠伸美人圖甚自珍惜爲湘雲乞去

劉二官

萃慶部

名玉字芸閣雲南安寧州人長身玉立逸致

翩翩一時王劉齊名然劉之美不似王之易見碩人之
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非善詠美人者
不能細心體狀而劉郎兼有之性頗驕蹇與豪客時有
抵牾近有太岳之裔寒士也以綺語結契甚相愛重豈
少陵所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乎

虢國風流別有春每嫌脂粉汗天真卯金故事堪持譽帳裏盈

盈兩玉人

昭烈帝甘夫人事

一劇傳摹女悅男晴絲裊裊吐春蠶卻憐南國生劉二不似西

州熟魏三

芸閣仿婉卿縫格膊一則終遜自然宋魏野贈妓詩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

臭味甘和似醴醪無端作惡憤餘桃多情丁卯橋邊客力任調人不憚勞

白傅歌詞入誦難頓教聲價重長安而今好向人誇詡博得文園賦藻看

劉鳳官

萃慶部

名德輝字桐花湖南彬州人丰姿秀朗意態

纏綿歌喉宛如雛鳳自幼馳聲兩粵癸卯冬自粵西入

京一出歌臺即時名重所謂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

郎吹管逐如見念奴梨園獨步時也都下翕然以魏婉

卿下一人相推洵非虛譽是日演三英記無淫濫氣象
惜關目稍疏即劇調之

流水行雲興若何相逢無那逗情波娉婷卻勝如花女不事施
朱著粉多

帝里新誇豔冶名粵西聲譽早錚錚王湘雲陳漢碧劉芸閣鄭蘭生超時

輩獨許兒家繼婉卿

一劇張三認老婆笑嬉怒罵儘都虛卯金遷客欣相賞直把文
情擬大蘇

乍訂鸞儔意已諧反兵作合巧安排憐伊未遂同衾願豎肉何

時補縫來嘗見演三英記乃唐將王士英敗至寶莊寶老將女

之撮合今鳳官扮桂英未成親而先使二人諧好是黃花女作

媒矣因憶小說中吳汝玉與所歡鳳煉相諶舉物視之鳳曰豎

之肉耳吳曰非此何由補縫之音鳳

鄭三官

武保和部

名載興字蘭生江蘇吳縣人崑曲中之花旦

也癸卯冬入京雖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嬈如壯妓迎歡
令人酣悅臺下好聲鴉亂不減婉卿初至時嘗演吃醋
打門摹寫姑婦春情褻語覺委鬼之滾樓不過陽臺幻
景未若是之既雌亦蕩也惜豪客難逢徒供酸丁餓眼
以身發財豈易言歟

謔浪風流妙一時好聲頻送笑情癡可憐誤入梁谿隊空作花
枝照酒卮

崑曲非北人所喜故無豪客但爲鄉人作酒糾而已

東吳西蜀兩妖嬈摹寫春閨故故嬌莫問樓頭疑雨態妬情終
是可憐宵

吳下傳來補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與風流種動是人

間王大娘

是日演王大娘補缸雜劇中如看燈弔孝賣胭脂罵難何王氏之多佳話耶

約束登場態欲仙玉奴弓樣倍增妍憑誰消受烏鞞煖冬去春

來又一年

有允蘭生煖靴過冬者
竟風子虛詩以嘲之

彭萬官

宜慶部

字慶蓮四川萬縣人工琴大目濃眉爽朗可

愛不似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女郎故名擅歌樓毀者幾
半有時演小生更覺風情灑落機暢神流蘭修深賞之
去年隨浣花公往楚未入品題今見其丰度與芸閣平
泰可稱廬前王後非于高輩所能躡其後塵者

譽豈無因毀有辭輸他桃杏鬥芳姿先生好致平章語風味哀
梨儘可思

丰神洒洒二劉間翠掃峨眉語帶蠻那似吳姬嬌撇酒撥絃低
唱念家山

黑髯紅髻粉面妝踰垣巧護鎖雲囊綠林俠骨真堪羨誰識人

間窈窕娘

演鎖雲囊
女賊甚佳

琴聲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琶錯雜彈曾說梨園有三妙銀兒幻

術桂兒蘭

銀官戲法桂官畫蘭
萬官彈琴時稱三妙

張蓮官

太和部

山西太原人年逾弱冠秀雅出羣蓮臉柳腰

柔情逸態宛如吳下女郎絕不意其爲西人之子也不
趨時好作妖媚之狀故豪客未之齒及余聞諸韻湖居
士往觀其劇果屬不凡因歎如斯麗質埋沒于蟠腹睥
目之儔遺珠之憾寧有極耶

鬢影脂光照眼新輕盈態度半橫陳吳兒莫漫誇歌舞自是西
方有美人

蜀伶濃豔楚伶嬌楊柳章臺門細腰何似紅蓮低映水香風微
度酒痕銷

戈蕙官

餘慶部

字晚翠直隸景州人姿態明艷鮮有韻致蓋

不從梨園法曲中來徒事妖冶以趨時好余甚惜之歌樓稱賽銀兒未免唐突西施矣友人韻湖居士大爲契賞字曰心香僅以詩扇相贈恐懸馬首于門而往市牛肉也

灼灼爭誇時世妝競將艷冶媚錢郎可憐壯悔堂中客鎮日空燒心字香

桃花不語下成谿無限春風送鳥啼堪歎一枝紅躑躅漫誇烟

雨欲淒迷

上二句謂陳銀兒

陳金官

餘慶部

字麗仙四川重慶府人貌似銀兒綽有憨趣

丰致可人雖曲藝未能精熟而聲容真切罕肯依樣葫蘆不患其不日進也惜啞鐘不響若按律而使之能鳴

則善矣與蕙官同部靜躁迴別余謂猶紅躑躅之于貼梗海棠友人爲之稱快

嬌小婀娜逸興賒夜行秉燭步欵斜真王佳氣從兒現贏得風

開荳蔻花

是日演龍蛇鎮

一樣嬌紅灑灑流箇中鮮翠有沈浮饒伊欲賽銀兒好貌似先

輸第一籌

蕙官稱賽銀兒金官貌似銀兒人往往誤認

高明官

萃慶部

字素亭直隸滄州人小身弱骨丰致娉婷絕

無浮豔之態惜藝未嫻熟真趣不能流露近有于三元頗帶村氣不似明官媚秀友人韻湖易蕙官之愛以愛明官極譽其美欲位置銀官之後余曰此固蚌胎非同魚目然繼照乘之珍請俟他日或譏明官爲小家女子三元是鄉里姑娘亦切喻也呵呵

玉韞山輝媚有餘連城聲價尙徐徐心香本是無明火莫向明

兒賦子虛

韻湖以心香字蕙官今
易愛明兒詩以嘲之

翩躚小足踢球門笑語咿啞尙帶村那似明兒嬌欲滴梨花春

雨黯消魂

明官演小寡婦上坟甚是嬌媚
若三元之浪子踢球村不可耐

于三元

宜慶部

字湘竹四川綿州人巧笑蠻聲工于嫵媚友

人韻湖契焉余叙高明官言三元頗帶村氣韻湖與語

三元不解所謂乃曰言汝背娃子一齣狀鄉里婦人神

情逼肖故爾贊汝三元大喜嗣後嬌癡謔浪無不與村

字暗合蓋神似而非故爲摹擬也然聲技頗工故美璧

以下部中推一作者近聞有豪客往還門前頗不冷落

可謂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詩以表之

舊雨微歌喜共談阿儂嬌艷阿誰愁絕憐野草關春意薺菜花

開三月三

翟云三月三薺菜花兒上
灶山言亦有得時之日

傳神一劇背娃娃村婦癡頑笑語譁薄酒中人粗布暖錦幃春
色屬誰家

王五兒

萃慶部

名聯官順天涿州人年未弱冠細肩瘦靨秀

色可餐友人招與同飲舉止落落無浮浪惡習視之更
覺嫵媚詢其技崑曲京腔俱善壓于名輩不能一展所
長五兒欲有所訴余曰姑飲酒無作怪哉蟲嘗演三荆
記打竈王活潑可喜因未爲衆賞詩以張之其師弟六
兒萃慶部姓張氏名全官涿州人視下而癯面如削瓜脂
粉登場有似生色骷髏之諄方之五兒未可云酥酪弟
兄也

歌壇聲譽重王劉媚眼橫飛好語稠愛爾柔情似通德無言擁

髻最風流

試將脂粉鬥紅妝恰稱王家十八娘五兒今生色骷髏甘退步

盈盈骨細與肌香慢亭集載明萬歷間女子王十八娘自云天寶宮人與東海生冥會歌菩薩蠻詞云傾國

闕紅妝人稱十八娘蓋十八娘考東坡荔枝詞骨細肌香恰是當年十八娘即荔枝也慢亭集乃寓言耳

蘇喜兒宜慶部大興人年甫弱冠面白而妍兩輔微尖雙顴

略起身材五尺以長閨福兒宜慶部順天良鄉人本姓李

為閨九分子年未冠目秀多姿較喜兒帶媚身材亦與

雁行二人妝束宛如姊妹作姑嫂嫡庶更為神似也其

聲技未見專長福兒頗有活潑機趣歌喉圓溜皆後進

中之出色者

移茲燕姬色更嬌舞衫歌扇足魂消盈盈二妙相依倚宛似江

東大小喬

春愁無奈影雙雙
雙蹙蛾眉意未降
聊與爲謀惟我爾
芭蕉夜

雨滴幽窗

是日雙演
別妻思春

王昇官

宜慶部

四川綿州人
妙齒小身容儀修潔
慙非似慶

王慶官

媚不如聯

王聯官

落落丰標自足
怡人情志固不在

塗脂抹粉時矣
然聲技之佳頗爲觀者所賞
部中後起於斯
屈指一籌也
韻湖屢稱其美
余亦樂道其良詩以識之

一曲清歌欲繞梁
纖腰宛轉映霞裳
烏衣巷裏春燈晚
解珮誰沾意可香

任他濃豔舞春風
脉脉柔情靜女同
卻笑司空曾見慣
又添公

案在牆東

謂韻湖

蔣四兒

永慶部

直隸宣化府人
魏長生之徒
秀眉方面頗有

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瞻葡萄兜羅別饒丰韻所演皆
柳子秦腔于羞澁中見娥媚之態回視魂挑目招者真
桃李輿臺矣部中自長生外觀者咸爲矚目洵堪跡芳
塵也

蛙聲閣閣柳依依謔語相調笑輔微欲識嬌顏誰得似春風吹
放野薔薇

每于淡雅見新腔瘦骨珊瑚素影涼無限含羞偏媚爛桃繁

李任披猖

爛桃繁李謂三元蕙
官二人最爲妖冶

賈四兒

集慶部

大興人年未弱冠秀目妍姿身材綽約其嬌

豔彷彿湘雲而歌韻則桐花伯仲也近見其演狐狸思
春潤齋謂如花解語似柳傳情余曰若以花喻是兒當
如萸李競賞其穠郁鮮媚而于淡岩閒神差遜海棠芍

藥然千紅萬綠中亦堪睥睨群芳矣潤齋爲之擊節稱快

一朵嬌紅壓衆芳東風嫋嫋試新粧欣看北地胭脂豔漫向西州問海棠

愁春未醒奈情癡誰破春愁慰所思恍似夕陽花影颺消魂倩女欲離時

得氣桃花分外嬌靡蕪詩句最魂消品題藉有張公子誰遣幽齋慰寂寥

桃花得氣美人中柳如是句也

謝女腰肢尹女歌嫣然笑靨溜橫波堪嗟後進紛紛者半是行尸奈若何

燕蘭小譜卷之二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燕蘭小譜卷之三

西湖安樂山樵吟

花部共二十六人計詩四十八首

白二

永慶部

大興人原係旗籍且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

大部與八達子天保兒擅一時盛譽余乙未入都渠春光爛熳已開到茶蘼矣然興未闌珊聲名不減庚辛間魏陳疊興門前始爲冷落今又數年風致猶然而景况蕭閒自覺不堪爲使君新婦不勝感慨係之至其歌喉清亮音節圓美有繞梁遏塵之韻非時輩所能企及

察罕家風涅不侵素娥小隊是知音梨花雪後茶蘼雪撩得春

愁幾許深

元察罕西域人時月白如畫國語以白爲察罕因以名之仁宗賜姓白氏

未覩妖妍二月時品題何處寫芳姿永新歌韻依然在玉樹臨

風祇一枝

宜笑宜嗔百媚含呢人嬌語自誦誦風流占斷葡萄架可奈樓頭有魏三

常演潘金蓮葡萄架甚是嬌媚自魏三滾樓一出此劇不演

扇底相逢已十年徐娘風致尙翩翩先生慣作周郎顧鬢點吳霜也自憐

于永亭

萃慶部

俗號耗子山東即墨人弱齡嬌好豪客爭趨

今雖過天灼之年而豐肌露靨猶然一朵玉樓春色也
聲技工穩嫺雅多姿無折腰齟齬之態視名下諸郎可
稱曹大家矣詩以張之

豐姿縟質映春衣暖玉年來識者稀小有芳名同鼠子固應糠粃笑君肥

鬧掃妝成插鼠姑

是日所演

蠻聲脆語似鶯雛寶兒憨態真殊絕應

把輕盈誚玉奴

平秦兒

餘慶部

姓劉氏宛平人五年前之風流且也小身白

皙面有微麻目冉冉如欲語撩人正在阿堵中今顧而
長兮妍媚之態視昔頓減而齒牙鬆脆風致灑落如燕
趙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爲相賞于風塵外者

盈盈脉脉眼波融轉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風流難忘卻桃花色
借美人紅

鶯歌嘖嘖圓而滑燕語喃喃脆欲流風度祇今饒俊爽白荷花
好颯新秋

楊四兒

宜成部

名芝桂四川成都人過季隗請待之年而臉

際生春眉間帶媚致綏綏有狐意嘗着一羊裘貼翠圍
金炫耀奪目于彼輩中亦云服妖人多以四苗子稱之

其技亦未見所長嘗演吉星臺作髮髻妝吸淡巴菰頗
饒姿趣可以覘其大概矣

一從僞伎出歌臺府樂開元按部排何事兒家妖且豔想因拜

月幻形來

叔孫通定郊祀製僞女伎此旦色濫觴之始唐開元中以伶工之佳者爲立部伎次爲坐部伎又次爲雅

樂部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義取于狙蓋狐之淫者狐狸頂鬪髻向月而拜則變爲人形

翠鈿金縷壓襟裾風致綏綏媚有餘自是苗人好妝束紅綾貼

鬢笑軒渠

鬢邊貼紅綾膏如棊子大其徒永春亦然蓋取媚也

楊五兒

雙慶部

四川達州人姿態村樸有婢學夫人之狀弱

冠時固名動歌樓也魏三初演滾樓五兒爲之副色一

時魏楊並稱猶金菊之借光芙蓉然其他雜劇風致亦

楚楚可愛知非默處囊中者

鶯聲嘒嘒燕喃喃齟齬迎人媚態函自是野花偏艷目稱他窄

袖與青衫

嘗扮賣婆村伎甚是稱絕

偶摹閨閣禮雍容浪有雙名比姮蜚紅蓼淩波秋欲晚霜華那得似芙蓉

孟九兒

大春部

山東歷城人頤長白皙風韻老成蓋其年已

數到星張翼軫矣妙齡修飾韶美可人嘗演百花公主戎衣結束秀媚中頗饒英氣想見秦良玉勤王召見時其他雜劇則椰子腔俱多爲京班別派

一聲檀板出傾城扇底相看別有情箏阮調高蛙漏促踏搖娘苦月三更

繡旗錦繖列前幢劍氣龍文鼎可扛漫說將軍無敵手古來巾幗最難降

薛四兒

太和部

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且中之秀穎者丰姿

婉戀面似芙蓉于兒女傳情之處頗事醞藉而臺下好
聲寂然吁可怪哉余謂好花看在半開時閨情之動人
在意不在象若觀大體雙南漢劉銀令宮女與人裸合
自擁波斯女觀之號大體雙
味如嚼蠟矣

無限風懷旖旎情春光微逗可憐生紅樓佳處多含蓄羞向唐
宮鏡裏行

瞭歷京腔響遏空勾音異曲不同工雁門山上初飛雁憶煞當
歌盛小叢山西勾腔似崑曲而音
嘹亮介乎京腔之間

黑兒

王府大部

姓劉氏大興人年僅弱冠紫棠色目閃閃動人

常與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態猶是可兒惜非
雪點寒枝也爲一外吏所契豈卯金之波斯女乎

黑短無嫌媚自工卻教人憶賈南風辛夷開燭霞光好滿院桃

花枉爛紅

韓昌黎辛夷花詩
清最輝輝燭霞日

未稱池邊瘦影寒空憐旖旎半春殘風流太守曾相賞一朶嬌
癡墨牡丹

三壽官

雙慶部

姓張氏字南如陝西長安人奇葩逸麗娟娟

如十七八女郎令人心豔惜無歌喉只演樊梨花送枕
摹寫情態而已余戲以亞且目之

復陶翠被出軍門街鼓春寒夜帳溫捧枕無言情脉脉一枝紅
豔美人魂

息國風流祇自傷桃花人面媚君王兒家會得無聲樂啞趣傳
神許擅長

張蘭官

餘慶部

四川叙州人妖嬈且也柔情綽態如弱柳當

春臨風自賞在後進中不可多得史章官

餘慶部

陝西

安人貌僅中平而弱骨多嬌似柳態三眠低揚莫定於
彼中氣習可謂化百鍊剛爲繞指柔矣其聲技俱有可
觀非碌碌無奇子也

搖曳多姿態度妍風流一曲霸王鞭靈和殿角依依柳說着張
星倍可憐

柔媚迎人無限嬌吳儂誰與鬥纖腰劇憐楊柳蘇臺種一例銷
魂到灞橋

張榮官

萃慶部

大興人膩質柔姿面如鵝卵惟嫌目分大小

不工嫵媚陳美官

宜慶部

銀兒之族弟白面俏麻風致楚

楚二人夙有名譽今半學易之年不爲時賞然聲容態

度尙有典型視新進浮梁子弟

宋時諺語借
浮梁爲無長

藉塗飾以

爲嬌濫淫以爲媚者其丰範脩脩乎遠矣

贏得風姿半面妝，嫣然一笑強登場。雙眸莫訝同梅婢，恰稱新

歌罵玉郎。

豔史西門式婢春梅左眼大右眼小

一笑相逢媚欲生，桃花細雨臉波橫。到門未必能驚座，空使元方有令名。

永福兒

萃慶部

姓彭氏，直隸滄州人。眉宇爽朗，清雅不凡。本

習小生，後改旦色。故舉止落落，乏妖冶之態。今雖舉步邯鄲而忸怩不寧，觀者轉增其媚。惜顴高口闊，非女兒家窈窕形容也。近見其演佳期，頗饒韻致。詩以酬之。

衫裙窄窄指纖纖，小步輕盈繞畫簾。一點靈犀通內裏，密雲含雨鎖眉尖。

半夜恩情慰積思，人間天上此佳期。如何鐘動催歸去，惹得王

生惆悵詞。

唐王渙惆悵詞用崔徽佳期事

滿園兒

萃慶部

姓王氏名中官陝西藍田人劉芸閣之徒面

目頗有回派精神可喜其技長于跌撲嘗演如意鈎擗
臺訂姻如芍藥翻塔令人目眩至末後一跌似憐似怯
傳情在無意間爲之擊節欣賞即劇酬之

好姻緣共惡姻緣契結三生豈偶然入手漫拈新婦臂翻身先
飽女兒拳

擗臺先打退二人

乍覩金鈎意已親略于偏反逗丰神傾心一跌嬌無力兒女英
雄兩可人

常永春

宜慶部

字煦載一字妙蓮順天涿州人丰神秀雅無

媚容無俗態有翩翩佳公子之風屈于旦色恐未能學
步邯鄲也聞曾習舉業應童子試今夏見其書扇摘歸
去來詞云云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非

心甚惻然

張君潤齋贈妙蓮印章字之冀其出泥不污也近爲瑯
邪君所契安之若素乃如之人一至斯乎昔尤西堂作
西子文有憐愛奇三義余于永春不覺興感于斯焉

清神皎皎映瓊姿幾度相逢幾費思憶取西堂西子藝我憐我
愛我奇之

憐其美少年愛其文字
工奇其變爲無良子也

好從謝客分清豔莫向張郎鬥麗華出自汙泥原不染稱名不
媿妙蓮花

羅榮官

宜慶部

順天良鄉人旦中之天桃女也年未弱冠何

粉潘姿不假修飾令人目注施興兒

宜慶部

直隸天津府

人當總角之年明豔妖嬈頗饒風趣二人于曲藝未嫻
梨園中只堪作坐部伎耳然豪客徵歌屢爲契賞如意

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何必藉歌舞以樂少年

耶狡童之詩吾爲若詠於戲

二字讀本音

風斯下矣

初日芙蓉寫豔姿張郎玉貌動情思男兒已擲盈車果何用喬

妝假女爲

榮兒不宜作女妝

腰鼓聲圓若播蕤臨風低唱月輪高玉容無限婆婆影不是狂

奴興亦豪

是日演花鼓甚佳

張喜兒

永慶部

河南祥符人玉質翩翩目如秋水楊寶兒

太和

部

貴州貴陽人素厲嬌憨有柔媚昵人之態二兒年俱

十五其技似鶯雛學語尙未成聲而荳蔻稍頭二月初

豪客于焉矚目婉兮變兮總角非兮吾爲二兒慨然也

嗟乎兩省伶工都下素無聞者今惟二童子爭妍競媚

誰歟爲雉媒者耶習俗之染人一致斯歟

歌樓絃管聽應稀豪客爭邀伴醉歸已愛羞容桃灼灼更憐柔

緒柳依依

拋離鄉國上京華十五盈盈正可誇堪歎無瑕雙白璧候人歌

韻屬兒家

呂氏春秋塗山氏女命侍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二兒自立門戶以待豪

客故云

王慶官

集慶部

字薦庭直隸天津人楊四苗之徒也年始成

童眉目軒爽嘗使陪飲拇戰豪呼風生四座似愁而黠
含媚于標宜乎抹粉登場浪蕩妖淫有不待揣摩而合
拍者嗟乎童子何知世風不古若王聯官之忸怩覲覲
我見生憐不可同日語矣悲夫

嬌憨無藉轉星眸正是瓜時始上頭爲語聯郎多斌媚可人情
處半含羞

粉兒風致欠溫磨謔浪情懷笑語村一片好聲頻送處阿誰真

箇欲消魂

謝玉林

萃慶部

江西新建人爲于永亭之徒姿首清妍身材

纖小昔人稱季香爲香扇墜若玉林真可懷中婀娜袖中藏矣其技不甚多見而花枝搖颺鶯語惺惚不減南國佳人風致友人許君大加賞識洵非愛者之虛言也人比黃花瘦影同翩躚舞袖怯西風當筵鶯語調笙韻環珮多應在楚宮

兩態雲情似漆膠于飛無計效鸞交阿師對此增羞澁鳩鵲相

喧孰解嘲

是日演倒聽永亭作女狀元玉林爲新婦羞態愈覺可人

曹珪官

集慶部

字文達四川筇州人清姿而質瘦頰隆顴其

技未見所長而機趣活潑有媚態而無冶容在部中可云閨闈之秀矣聞其昔爲小史今入梨園想習染未深

故多羞澁相賞者當於時調外求之或有契焉

逸韻翩翩意態濃清姿依約似芙蓉羊欣慣仿夫人格雖爾畝
斜亦正鋒

曾侍蘭臺燕寢香頓施朱粉入歌場梨園弟子多卿輩誰是新
聲田順郎

姚六兒

萃慶部

大興人姿僅中平齒已加長善於嫵媚丰度

猶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譽今入萃慶友人謂其佳處祇
在飛眼撩人一笑間至於彈琵琶唱小曲齒牙鬆脆令
人如覩燕趙佳人粉白黛黑固非後進之可企及也

塞上春風獵地回草青氍帳喜銜杯琵琶不訴昭君怨聽唱新
聲阿濫堆

是日所演

丰姿詎勝小妖嬈孫壽妝成百媚嬌最是眼波斜溜處天游相

見欲消魂

馬九兒

集慶部

四川重慶府人丰姿秀媚態度停勻望之如

妙齒女郎問年已逾房老昔馬湘蘭當半百之期猶有少年欲娶爲婦盛顏久駐天豈獨鍾于此輩耶抑彼人自有術耶向在大春部藉藉有名惜未留意今相賞雖遲而柳重桃酣尙是春風得意時也

鳳粉瓊妝宛轉歌恍逢天女散陀羅十年丰韻渾如昨何必樽前感逝波

重來歌館一番新柳重桃酣占好春自是家風能駐色兒曹休莫笑陳人

魏三

永慶部

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伶中子都也昔在

雙慶部以滾樓一齣奔走豪兒士大夫亦爲心醉其他

雜劇子胥無非科譁誨淫之狀使京腔舊本置之高閣
一時歌樓觀者如堵而六大班幾無人過問或至散去
白香山云三千寵愛在一身六宮粉黛無顏色真可爲
長歎息者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風始息今雖復演與銀
官分部改名永慶然較前則殺去聲矣而王劉諸人承風
繼起亦沿習醜狀以超時好余謂魏三作俑可稱野狐
教主傷哉幸年屆房老近見其演貞烈之劇聲容真切
令人欲淚則掃除脂粉固猶是梨園佳子弟也效顰者
當先有其真色而後可免東家之誚耳

媚態綏綏別有姿何郎朱粉總宜施自來海上人爭逐笑爾翻

成一世雌

王百谷弔馬湘蘭文云固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鏡殿春風作

去聲

意描阿翁瞥見也魂消十香詞好從兒唱贏得

羅裙幾度嬌

那識羅格內消魂別有香遼
乙辛十香詞句也見焚椒錄

觸處相關兒女情歡場喜見一番更梨園舊曲無人顧盡日閒
愁白髮生

黯黯春雲暖欲低桃花紅蕊亂鶯啼效顰鄰女空嬌小未許儂
家舊姓西

燕蘭小譜卷之三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燕蘭小譜卷之四

西湖安樂山樵吟

雅部共二十人計詩四十四首

吳大保

宜慶部

字秀卿江蘇元和人且中之兩頭蠻也恣容

明秀靜中帶媚本習崑曲與蜀伶彭萬官同寓因兼學
亂彈然非所專長昔爲河南公所契今作出牆紅杏方
駕王劉友人昌黎生見譜中未有題贈大加駭異謂遲
詠一日則增一日罪過乃賦四詩以贖前愆今而後可
以消災延壽矣

秀質妍姿迥不凡應趨柔殿衣黃衫如何點綴閒脂粉惹得登

徒兩眼饒

唐禮樂志選樂工姿秀者十餘人衣黃衫文玉帶侍左右

嫩白纖柔晃似冰蜃中有女勢凌兢憐伊幻出如花貌恰笑珠

胎結未能

嘗演蚌精甚是嬌媚

知交投分有蓮卿並處蛾眉妬不生一自楚雲縈遠夢陳相學

許獨錚錚

萬官字慶運

名譽王劉競一時爲憐罕見未搗詞懺除綺業惟風雅從此消

災仗藥師

釋曰消災延壽藥師佛韓君知醫故戲之

四喜官

保和部

姓時氏字瑤卿江蘇無錫人本貴邸小豎幼

習梨園雪膚蘭質韻致幽閒有玉峯梁谿手度雖兼唱

亂彈涉妖妍而無惡習與陳王劉吳並邀時譽而梔子

含香非穠李夭桃閒撩蜂蝶也今齒長色衰闌入集慶

部內歌樓談之者猶望彩雲焉

雲階月地見神仙濃豔應誇供奉篇每向歌樓欣一覩杜蘭香

又下瑤天

素質娉婷耐久看天生粉面沒包彈櫻桃樹下多嬌媚顆顆珊

瑚賽木難

膏演打櫻桃口吐脂顆顆愈增其媚

燈影搖紅月影流新妝窈窕勝王劉徐翁不解探花趣醉裏俄

驚花見羞

馬觀察家演萃慶部四喜暮至命專演一劇徐水部太翁於燈下見之大爲稱賞花見羞五代劉鄂妾名

本是梁谿隊裏人愛歌楚調一番新蛙聲閣閣三絃急流水桃花別有春

張柯亭

保和部

名鳴玉初字珂亭江蘇長州人神清骨秀望

之如帶雨梨花嘗演小青題曲一齣人與景會見者魂

消某巨公大加契賞易其字曰柯亭昔柯亭在南爲一

墨吏所愛辛丑墨吏被逮入都挈家北上寄跡京班常

往探囹圄以慰岑寂今春墨吏典刑柯亭在戲場聞之

更衣奔赴一慟幾絕雖所事非人而感恩知己不以衰

榮易念視見金夫不有躬者相去何如耶繼而落落不
偶仍挈家南返雞鶩羣中忽覩寥天一鶴爲之三歎

珊珊瘦骨出娉婷幾見幽窻泣小青千古情根消不得夢魂應
傍牡丹亭

不受風塵涅與磨翩翩花下度清歌金閨名彥多情甚之子相
逢咏伐柯

樹覆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與臺未知金鳳分飛後曾爲東

樓一慟來

優童金鳳爲
嚴世蕃所愛

振翮高飛迥不羣薰蕕原是不同芬從茲歌舞江南好無限青
峯散彩雲

周四官

保和
武部

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質豔光略

無妖冶古愚居士品其色技兼有時

瑤鄭
生

之長有美

一人清揚婉兮如遇於西陵松栢下也三絃彈詞娓娓
動人良月風清足怡情志向因吾杭無人譜中未免寂
寞今得玉奇不全爲他人作嫁衣矣

淡妝濃抹憶西湖
娉約欣看美且都
陌上花開歌緩緩
吳儂猶

記此音無

陌上花吳越吳
肅王時歌也

三絃清切語呢呢燈火微
明夜漏遲無限風懷忘不得
何如聽
唱鼓兒詞

姚蘭官

太和部

江蘇揚州人纖腰仄步細頸寒肩望之絕似

柔媚女郎不辨其爲僞伎也在西部中無有賞者姻婭
趙君稱其閒遠有閨閣風余曰此如日覽名園忽於村
舍疏籬得小紅數朶迎風瀟灑不禁爲之翛然神遠然
蘭官之風韻亦於斯窺一斑矣

雄雌不辨態纖纖歌繞梁塵韻自恬但有謝家風致遠任他秀

色燦珠簾

珠簾秀元
歌伎名

落拓京華十載過尙餘逸興愛徵歌饒他三慶多嬌豔雅韻宜

人有太和

謂萃慶宜
慶永慶

錫齡官

永慶部

姓張氏江蘇長州人景山梨園子也雅豔不

浮小身玉質其技宜于苦戲余謂長生昔事妖冶襯以
銀兒今事真切輔以錫齡銀兒似春深芍藥錫齡如秋
晚芙蓉可稱二美然豪客喜春華而不喜秋實故錫齡
聲譽無聞焉爲之興歎

漫說妖妍帶露姿殷紅獨占晚霜時秋江冷豔無人賞惟有閒
漚仔細知

梁谿樂譜奉君王歌韻爭誇御史娘不是九重遠聲色人間那

得有田郎

御史娘子田順郎皆唐貞元宮中樂人

雙喜官

保和部

姓徐氏江蘇長洲人亦隸貴邸與四喜並寵

歌音清美姿首嬌妍弱冠後頗長堪憎顧景自傷嘗演玉環醉酒多作折腰步非以取媚實爲藏拙其心良苦矣歌樓評四喜曰妖雙喜曰高也即長可以窺其優劣也而聲技之佳徵歌舞者猶流連于齒頰云

芙蓉灩灩泛秋江贏得佳名並蒂雙一朶綵雲欣出岫美人聲價重南邦

婀娜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颺玉樓前兒家若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

嚴秀林

保和部

字芝田江蘇無錫人妙齡娟秀白皙嬌妍昔

人以江瑤勝駝峯熊掌非虛語也友人張君大加契賞

邀余觀劇以徵所鑒之非謬然修容似玉壓臂無金吾
爲秀林憐爲張君愧矣聊以情語解嘲作如蘭之雅券
云

玉素亭亭不自持風前娉約好腰支二分明月三分柳箇是芝

郎寫照時

二分明月說光幾許柳色三分未成恨也感秀林之未遇

倜儻張公爲賞音恨山奚止一鈎金從來豪客多輕薄誰解如
蘭臭味深

得發兒

保和部

姓周氏字定珠江蘇武進人靡容膩理雅態

柔情擅名十餘年爲崑且中秀相者幼曾爲小史後隨
主人出苙山右顧俊德

吉祥部

亦無錫人靚妝秀質美擅

歌樓崑且中之翹楚旋以他事回南今來京遂棄所業
而故交冷落時有棄舊之感嘗與兪翁同飲聆其語已

如商婦琵琶矣爲之慨然

舞衫歌扇助輕盈十載京華早擅名
不忘深恩依舊主樽前時
度囀春鶯

黛痕零落鬢絲髟冷語淒涼
諛老饑未覩梨園生白髮已教司
馬溼青衫

桂林官

端瑞部

姓劉氏江蘇元和人崑且中之韻勝者玉貌

翩躚溫文閒雅絕不似樂部中人喜書史能舉業亦善
畫蘭駸駸乎有文士之風戊戌春予過友人寓與之同
飲不知其爲伶也友人言及頗以文士待之繼聞浙東
某縣佐延入幕中書啟後回蘇不數年而殞

秀骨稜稜孰與偕相逢不是弁而釵芳心一縷書千古肯向泥
塗抵死埋

上苑巍科王右丞琵琶一曲快先登天梯若許侯門借技展屠

龍叱亦能

桂林曾胃
北籍考試

周二官

保和
武部

江蘇長洲人且中之房老也其賣魚一齣摹

寫網船嫩婦形容曲肖音調謔如在金閨牙市中令人

叫絕小周四官

同元

和入年僅成童伶俐活潑無非天

趣惜面方不媚豪客未之賞焉是日演拷紅眼色傳神

躍躍欲語不獨齒牙吐慧稱可意侍兒友人張君契賞

已非一日詩以識之

蛤蚌團魚滿擔沽偶逢相謔巧支吾南濠多少秧歌腳風味蕭

騷似爾無

南濠有少婦縫窮送暖者
多不纏足人呼爲秧歌腳

啼笑如真無限嬌擔當風月小妖嬈可憐窗外窺情女祇是胡

盧依樣描

是日有某官演
佳期興致索然

李琴官

文保和部

江蘇元和人年僅弱冠目妍而瞬面瘦而腴

雖非謝氏閨英亦屬鄭家文婢嘗演裁衣風流醞藉有

企愛之神無乜斜之態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吾於

斯劇恍然也若他人之始莊而終浪者徒見其醜穢耳

嬌態臨風弱不支卻於醞藉動情思目光冉冉渾如語想見寒

花未嫁時

寒花歸
熙甫婢

狼藉瑤卿與秀卿兩頭蠻觸損清名梁谿丰範從誰說酥酪而

今有弟兄

其弟秀官
在永慶部

孫秀林

吉祥部

浙江德清人丰神俊朗眉宇軒豁無柔媚可

憐之色崑且中之矯矯者在京班一二年即棄所業余

去冬相見翩翩不羣聞今春南返在張灣舟中已作泉

下少年郎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詩以

傷之

出牆紅杏倍生妍
灑落春光媚遠天
見說園中花事好
供誰攀折倩誰憐

歸帆穩稱入東吳
啼遍春山舊鷓鴣
一夜淒風兼苦雨
可憐紅蓋沒青蕪

王翠官

慶春部

諱號水蜜桃江蘇元和人崑且中歡喜緣也

恬雅妍媚水團面笑容可掬人見之未有不歡悅者雅號於以稱焉嘗演絮閣搜妝恰稱玉環嬌態今回蘇而是班之彩雲零落矣

侵曉衝寒叩紫宸
妬情嬌語可憐春
饒他四面觀音好
未底王

昌態度勻

蘇且有號四面觀音者以長生殿得名

玉容春盎潤如膏
羸得人呼水蜜桃
卻笑吳姬名亦爾
兩般滋

味儘醅醕

友人云金間有伎亦名水蜜桃

韓學禮

武保和部

浙江錢唐人樸質無姿齒已加長宜于苦戲

蓋南中梨園不事豔冶惟取曲肖形容令人怡情而已
新自蘇來京友人張君見其送米哭靈爲之感痛因以
梓里屬余品題余曰昔陳老蓮之畫美女多鳩鵲形以
萬壑千岩其秀在骨非吳下水鄉徒滋柔媚吾杭越地
也愛學禮者作老蓮之美女觀可乎

洗滌鉛華靜不浮哀絃苦調見風流梨園盡是他鄉侶誰把杭

州曲子謳

白香山句

白傅深情祇自傷瀟瀟暮雨憶吳娘十年拋卻西湖好怕聽相
思引恨長

楊升菴云吳二娘杭州名妓有長相思一詞白香山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開蓋子美之黃

四娘也

李秀官

永慶部

江蘇元和人鮮膚秀色文弱堪憐腰未裊而

多姿眼不波而自媚令人有宋玉墻東之感向在永祥部如玉韞匱中歌樓罕覩今則入五都之市爲有目者之所共賞矣

纖柔定似柳絲絲誰贈春風裊娜詞移向蘇臺鬪歌舞起眠情緒耐人思

卸卻新妝懶自拈無因重見態纖纖愛他簾隙窺人處約腕金

黃指玉尖

卸妝後揭簾偷視腕指如玉爲彼中之難得者

金桂官

永慶部

字縵亭江蘇常熟人清姿瘦骨膩理柔容如

俟城隅之靜女無柔間態亦乏林下風素習崑曲曾爲外吏衙前今春闈入部內匝月之間澤車華服氣象改觀噫爲之執鞭亦所欣慕焉矣

薄施脂粉已嫣然歌韻曾誇相府蓮爲愛嬌多身轉怯幾形臆

脰與鴛肩

幼爲南沙
蔣氏小史

燕寢趨承寵愛濃翩翩花影度春風卯兒幻入霓裳隊漫把銅

山笑鄧通

張發官

保和文部

江蘇元和人面如瓜瓠弱不勝嬌雅韻閒情

有謝夫人林下風致耽清靜解文墨嘗見余燕蘭譜略

識此中款要知非庸俗伶工矣昔保和部本崑曲去年

雜演亂彈跌撲等劇因構蘇伶之佳者分文武二部于

是梁谿音節得聆于嘔啞謔浪之間令人有正始復聞

之歎嗟乎梨園雖小道而狀古來之忠孝奸頑使之感

發懲創亦詩教也詩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園之感及乎

鄉童村女豈曰小補之哉部中皆梨園父老惟發官年

二十四爲最少回視陳王二劉不必出門合轍也以之
作殿殆曲終奏雅歟

弱質娉婷愛羽毛琵琶羞唱鬱輪袍唐昌玉蕊真仙種莫認元
都觀裏桃

淡妝雅服出輕盈意態丰姿宛轉生幾度悠颺聞玉笛江南風
月最關情

豔冶浮靡詎苟同耽閒綽有士人風燕蘭妙諦渠能識不羨家

明韻語工

南唐優李家明能詩

太平無象儘消搖妙舞清歌樂聖朝會得詩人風化遠鄭聲屏
去奏虞韶

燕蘭小譜卷之四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燕蘭小譜卷之五

西湖安樂山樵吟

余叙列諸伶以甲午爲限而前此名優之可採者于斯附見焉至于佚事新聞可徵者述其顛末詠之傳聞者第寄一時興感其事則隱而不錄恐人言未的不敢以之速咎因分雜詠雜感聊寓諷誠猶賦之有亂辭云

雜詠共一十八則計詩二十八首

友人言蘇伶有號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吳縣人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同往于今十數年矣聞其慷慨好施頗無貲蓄是優伶中之勇于爲義者是可識也

漫將巾幗事傾城雅意憐才別有情賺得豪兒金似土夜來聞
喚狀頭聲

友人言昔蘇伶唐玉林方蘭如長洲人在慶成部一時之
彼美也秀州某賈與之契好所有貿易之貲盡耗于淺
斟低唱中既而賈以逋負被繫二人告其友曰賈之事
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爲渠解紛則二千金之助吾兩
人在何至廢業失所友感其言爲之平章息訟未幾賈
復與他伶狎二人愴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負賈而賈
實負我矣其金遂絕噫誰謂此輩中無真情俠骨者耶
爲述其事書之

雅遇周郎顧曲頻感恩知己兩情親憐君金盡緣歌舞羞作吳
王宮裏人

乍可春回淑氣和歡場幾見醉顏酡桃花流水情無限精衛辛
劬奈若何

友人言京伶馮三兒大興人昔在王府大部且中尤物以
聲技蓄厚貲弱冠後頤長突弁遂棄業爲掌班而領下
亦于思可翫班素隸貴邸一日主人以旦色未佳仍命
三兒充之因剃鬚復業而孫壽之態畢露矣

脫卻鬚眉復效顰應緣曾現女人身侍兒瞥見多相笑仙子麻
胡兩失真

施朱施粉事妖妍顧影眞堪一笑先昔日歡郎多冷落夜來惟
有細君憐

友人言昔蘇伶天保兒姓陳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技精
妙大勝今日魏陳諸郎即拐磨一劇非長生所能彷彿

也以獲罪遣戍新疆而周其困窮保其開釋不乏有力之交惜其福薄而殞聞之慨然有感

斷袖何如割臂盟胥靡猶繫故人情未知仗義孫賓碩肝胆曾爲若輩傾

友人言蘇伶張蕙蘭吳縣人昔在保和部崑旦中之色美而藝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凡頗爲衆賞一時名重蓄厚貲回南謀入集秀部集秀蘇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園父老不事豔冶而聲律之細體狀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與古會非第一流不能入此蕙蘭以不在集秀則聲名頓減乃捐金與班中司事者掛名其間扮演雜色噫爲名爲實吾不能知其志則可嘉矣

笙歌叢裏早知幾莫俟門前車馬稀一棹江南煙水闊舞衫何

似綠簑衣

攀援聲價附清音名實難窺兩可心甘就經師執都養應羞孔

目擅詞林

友人言蕙蘭之在集秀如爲實則耳濡目染其技日進猶執都養役于經師之門若爲名是監生捐孔目

而自翊翰林先生矣其語甚新而確

友人言昔京伶八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貌不甚妍而聲

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者一時盛稱

都下于甲午年沃若而隕今其名尙津津在人齒頰間

譜中不錄猶記舊院而無馬湘蘭爲歌壇一大缺限矣

余聞之有感不忍以未見而棄焉

歌壇豪客憶聲容名下諸郎未許同樂伎即今騰衆口書生空

愧老雕蟲

余作燕蘭譜惜杭伶乏人符丈亭山曰廿年前京班一崑

且爲杭人忘其姓氏演趙翠兒一時獨步其他劇亦可
觀余憶丙戌秋在桐鄉與龍翔方丈讓公觀劇一天竺
僧謂余曰此班小旦去聲作趙翠兒真令人發渴讓公有
慚色余曰阿師禪悟勝趙州茶矣相與大噱今符丈所
見想亦發渴者耶以鄉人故附錄之

廿載歌場杳莫追就中絕藝尙堪思吾鄉亦有風流且緩步傳

神趙翠兒

符云翠兒途遇舒狀元
與訂姻後數緩步最妙

昔同讓老近歌臺衲子忘機語不猜解道翠兒真發渴茶禪滋
味箇中來

友人張君示余魏長生小傳不知何人作也叙其幼習伶
倫困阨備至己亥歲隨人入都時雙慶部不爲衆賞歌
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兩月而不爲

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既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城
觀者日至千餘六大班頓爲之減色又以齒長物色陳
銀兒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無
不以雙慶部爲第一也且爲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
爾之氣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嗟乎此何異蘇季子簡
練揣摩以操必售之具耶士君子科闈困躓往往憤懣
不甘試自思之能如長生之所挾否乎然機會未來彼
亦蜀中之賤工耳時乎時乎藏器以待可也

揣摩時好競妖妍風會相趨詎偶然消盡雄姿春婉婉無人知

是野狐禪

京班多高腔自魏三變柳
子腔盡爲靡靡之音矣

題橋寧讓馬相如回首西州淚滿裾今日梨園稱獨步應將佳

話續虞初

余近見陳銀兒烤火一齣狀女悅男之情欲前且卻舉多羞澁既而慾念難消肩背瑟縮不能自禁恍悟咸卦四五兩爻由心而背一節深一節非以脢爲漠不關情處講家謂脢在心上不能感物此春香之譏陳最良一些趣也不知也識者當自領之

兩美相逢悅有餘目矚肩聳更踟躕頓教悟徹咸其脢快讀兒家無字書

天香子寓中有豪客數人留連半日抵暮而散酒後兼有朱提之約次日家僮不慎幾乎致訟有大力者以白簡嚇之諸人始爲歛息而大力者亦負螳螂捕蟬之誚焉余曰歐陽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斜斯時軍流以下罪名亦胡勿爲是可爲諸人針砭矣

何來豪客事呼盧雀角無端起黠奴惹得儂家狂措大袖中傾
出醋葫蘆
見說螳螂欲捕蟬誰知黃雀已擎拳歐陽十字真成案酒底花
間好悟禪

劉芸閣伶中之衛玠也一巨公頗爲醉心偶于馮氏席間
見吾鄉徐又次封翁言芸閣必爲賞鑒告以未識巨公
爲之駭然以芸閣常至馮氏也封翁大蒙陳最良之誚
又山陰俞六愛居京已久于歌樓見芸閣深悅之作詩
贊其美携以示余誤以劉爲柳所用皆柳事嗟乎斯二
人者今之人歟古之遺也

苦思搜句贈知音剛卯詛將柔卯侵那似徐翁真洒落桃花滿

樹不關心

剛卯取卯金義見史記柔卯言柳
爲卯本性柔桃花滿樹隱用劉郎

友人云京旦之裝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
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以小脚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
情且聞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余曰聞
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好纏足如女子但未
知橫陳否耶若偶漁婢當有可觀相與大噱詩以解嘲

漁婢即漁婦
跌足者

似月如鈎瘦影埋競誇嬌媚試提鞵風流莫問橫陳夜羞與嫵

嫵

讀平聲

小姐偕

明周憲王元宮詞簾前三寸弓鞋露知是嫵嫵
小姐來按字書嫵嫩軟二音俱仄聲今當讀作

平聲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
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工尺呶唔如話旦色之無歌
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婦上坟尋音

赴節不聞一字有如傀儡登場昔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口無歌韻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飾樂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絲無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帶鄭淫莫笑當歌同傀儡勝兒原

是抱胡琴

胡琴婢勝兒事見中吳紀聞

友人言近日歌樓老劇冶豔成風凡報條有大鬧銷金帳

者

以紅紙書所演之戲貼于門牌名曰報條

是日坐客必滿魏三滾樓之後

銀兒玉官皆效之又劉有桂花亭王有葫蘆架究未若銀兒之雙麒麟裸裎揭帳令人如觀大體雙也未演之前場上先設帷榻花亭如結青廬以待新婦者使年少神馳目矚罔念作狂淫靡之習伊胡底歟

楚兩巫雲黯不開好傳消息到歌臺春風是處鴛鴦社借問何

人補缺來

昔人以新婦未來房中先設帷榻名待缺鴛鴦社見妝樓記

友人言近時豪客觀劇必坐于下場門以便與所歡眼色

相勾也而諸旦在園見有相知者或送菓點或親至問

安以爲照應少焉歌管未終已同車入酒樓矣鼓咽咽

醉言歸樊樓風景于斯復覩

飛眼皮科笑口開漸看菓點出歌臺下場門好無多地購得冤

頭入坐來

俗呼豪客爲冤大頭

友人有以歌樓一字評相告嫌其于諸旦頗有未愜乃以

近時習見者爲更定之魏三曰妖

以其開淫治之風舊評曰魏未足以概之

銀官曰標桂官曰嬌玉官曰翹

宜于健婦而少韻致

鳳官曰刁白

二曰飄

飄逸也

萬官曰豪鄭三曰廳蕙官曰挑三元曰糙

平聲

其他則未入品題也至于崑且聲容優劣有不可以

一字概當彷彿書畫評各綴數語爲善姑闕之以俟賞音者

尹謝風流絕世無聊將一字擬形模歌樓盡日爭嬌豔笑是綏綏九尾狐

聞昔年某伶于戲園遇一貴客邀往酒樓贊其色藝之妙命僕携兩元寶贈之叩其寓不告云是粵省太守來京補觀察者不日即出京毋庸往還也次日伶在別園其客亦至焉復招飲贈銀如前將別伶固請某日過寓午飯其人沈吟再四囑以不須多費只一二肴叙談可也是日其人盛從而來持贈千金抵暮欲去固留宿乃遣僕返曰明日不須早來伶延入臥室與談甚洽凡箱櫃所有悉告之更餘舉家皆寢二人尙喋喋不休次早家

人起見門牖箱櫃俱開惟伶獨臥榻上喚之迷悶不醒
亟以水解之乃覺方知爲盜席捲踰垣而去余曰斯伶
亦盜也以盜捐盜詎知彼盜之巧哉

兩賊訥訥今日逢青蛇有意敵黃蜂溫柔鄉裏迷魂陣可奈強

良穿我埔

諺云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皆毒物也

豈是千金憐季布誰言一飯重王孫巧偷積歲逢豪奪剩有餘
歡繞夢魂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在京捐納別駕初時愛玩玉器
無他好焉不數月于戲園相識二人俗名拉絳者招伶
來寓日引日多家人以二鬼目之于是富商豪情頓起
酒肴車馬率以爲常晝則歌樓酒館夜則豪飲呼盧每
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繼爲娶親買屋衣服器具皆備

一人不下千餘金凡五閱月已爲三人娶矣都中之贊
既竭復往家取其子來京勸以南返不聽而阿堵物不
能裕如也後一伶索三百金期彼數日不能如約其人
在寓門詬詈即前所與娶婦者商聞之怨悔羞忿至夜
而縊約計不及一年所費萬金以外其子欲訟之官鄉
人勸以勿彰父過爲之吞聲隱泣嗟乎誰實致之皆二
鬼焉居長安道者可不慎所交哉余聞之富商之鄰爲
所目擊因諱其姓氏書之以爲殷鑒

大鬼昂藏小鬼嬉招徠狐兔逐人迷尊前聽說金陵賈一載春
風化雉雞

狐媚依人似漆膠狼貪藉物等菅茅與君拂拭軒轅鏡莫爲金

陵作解嘲

見隋王度
古鏡記

余十載京華薄游歌館于白二之外多不知其姓名姻婭
趙君來京一載凡出名之且無不識之余問其故曰見
好花而不知名可乎是誠深于情者余甚愧昔之鹵莽
也聊以禪悟解嘲而燕蘭之咏于斯漸入花叢矣

十年歌館愧匆匆訪豔應輸天水翁何似拈花成一笑不教色
相落胸中

世事何勞問假真人人竿木自隨身年來我亦登場客慙愧諸
郎格韻新

雜感共一十八首

余自癸卯至今有所傳聞形諸歌詠姑以得詩先後錄之
無有倫次亦不計其工拙也

曾聞侍史輟征衣結契王郎世所稀莫訝春光三月暮紅深頷

下燕初肥

歌台狂客起風波雞肋難容柰若何解借公猴通一笑漫勞司

馬奮投戈

公猴明效朱斗兒
事見青泥蓮花記

江東只子美無瑕匕首難逢陸押衙勿頸交情何惜爾祇愁誤

唱後庭花

陸判官換美人頭
事見聊齋志異

避君三舍禮逡巡卻笑先生見未真待得嘯梁頻作惡短長難

禁路傍人

三壽云亡淚黯然阿誰嬌好慰情牽劉郎自是秋風客莫道長

晴不雨天

豔陽回首即殘春浪絮浮花捲作蘋羞對潯陽江上婦琵琶何

處嫁商人

仙史言歡憶豔歌黠奴憑藉起風波無端嫁禍虬髯客和尙差

哉會也麼

姚廣孝貴顯回蘇往視其友閉門不納遙應之日和尚差哉

修真學佛語惺惺慾海波瀾棺未寧莫被秦宮花裏笑戚施面目太酸丁

漫說天懷同柳下魯男今見幾人存道旁苦李何堪摘也作酸梅沁齒痕

餘桃已失分甘愛斷藕猶牽別緒長奚似杜陵漚燕侶去來親近兩相忘

家世曾傳八詠樓酒罇餅肆見風流狂奴氣概猶堪取爭似諛文媚沐猴

水繪園中跡已陳辜芳圖上又生春泣魚固寵紛紛者幾見流芬齒頰人

撒瑟辰悲欲見難愁容黯黯淚洑瀾牀頭玉匣休教殉好付雲

郎畫裏看

侑儻風流迥絕羣長卿才氣欲凌雲可憐一握劉蕢淚羞譜新

聲白練裙

白練裙院本明郎之
文作以調馬湘蘭者

美人香草本離騷金屋由來竚阿嬌珍重玉郎身似玉豔情綺

語寫丰標

爲芸
閣賦

名士纏頭翰墨香諸郎身價藉文章湘雲賦後桐花賦更有新

詩到海棠

海棠詩者
爲碧綠作

豪情日日醉歌樓佳話欣傳若置郵何似含毫清興遠生香真

色寫風流

澧蘭沅芷總芳芬漠漠湘波冉冉雲自我西郊密不雨管教渴

煞兩參軍

癸卯端陽之後伴鶴携扇一匣囑友人畫蘭分贈諸伶之

佳者使宋朝之美服燕姑之香可謂一時韻勝矣余以
燕蘭命名蓋仿于此嗟乎倚翠偎紅淺斟低唱人生行
樂耳能適其樂而同海客之狎漚者其畫蘭主人乎是
則余之小譜亦等諸雪泥鴻爪也

披拂薰風寫翠顏
芳香滿袖落人間
與君妙選如蘭契
漫說亭亭玉笋班

北地胭脂澹欲浮
都含芳韻媚歌樓
先生好作燕蘭譜
嫩白嬌紅盡解愁

東風一曲紫山翁
旖旎無妨學道功
歌舞情懷聊漫與
任他人笑比頑童

汲古綠深兩眼寬
何來尤物可盤桓
忘機漚鳥無心客
偶爾相逢也足歡

燕蘭小譜卷之五終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雙肇樓校刊

燕蘭小譜跋

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凡詩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後暨今中秋所作也予昔假館于蘭修丁香老屋見湘雲畫蘭索山樵同詠山樵更徵諸郎之得名者悉直品題緩吟低唱以抒寫其沈鬱無聊之概特借徑諸郎故不必人求其備詩惟其肖其中雋永風雅感慨調笑得風人比興之旨而神韻直逼漁洋蓋其一片婆心欲挽淫靡而歸于雅正非董愛江維楊竹枝詞比也山樵每脫稿必示予擊賞已非一日爰書大略以貽同好讀者得其味于酸鹽之外可耳

乙巳小春月竹酣居士跋